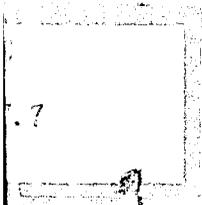


82

37.15/4





灵魂的阶梯

WI

96
1227.7
6

沒落的靈魂

潔梅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80



3 2285 0019 9

8604

213.877
5795

沒落的靈魂

及其他

目 次

殘燼	1
自殺以前	33
厭煩	65
沒落的靈魂	83

殘 燼

夜是這樣的深沉了呢，四週圍是水一般的寂靜。我獨立在這荒蕪的故園裏，悵望着殘月一鈞，不知有多小的哀愁襲上我的心來。過去生活的創痛，未來的生活的絕望，我的前途是再沒有一些光明的了！



藝林，你能接受我最後一次的懺悔麼？今天我來向你作最後一次的表白後，以後的我，是永不再

(南)

來向你糾纏了！慧姊，你允許麼？你總該放心了罷？

我對於 R 並不像在上海時的懷着敵意一樣，對於你，我也十二分地諒解，因為我現在不希求什麼，更沒有什麼能向我誘惑，這些，都是我最新的發掘。

以前的生命是一個火球，以後的生命將變成一個冰塊。

約模在半年之前吧，我因為耐不過故鄉的空虛和寂寞，所以便在家裏拿了些錢，騙他們說是去轉學的，於是我一個人就毅然的跑到這軟紅十丈的上海來了——我到上海來的目的，最大的希望當然是想追求新的生活；一方面又想享受些都市的氣息。但是上海能給我些什麼呢？除去都市中特有的惡劣空氣外，豈不是同樣的空虛和寂寞嗎？白天的時候，大多是悶坐在自己的寓所內，閱讀一些無聊的書報，或者出外會一些朋友；晚上的時候，便

將整個的時間，消磨在影戲院和跳舞場中了！但除了一些肉的刺激外，內心的生活是益發覺得苦悶了！

到上海後二月，經濟又生問題了——初來時固然帶了些錢，所以便在法租界租了一個前樓住下，飯就包給二房東，但是，經不起二月來的浪用，錢已經快要完了！於是，就不得不拿前樓退了租，搬到附近的一個亭子間裏去，飯食也便自動手燒，高興時，便多吃一些，不高興時，便走到小飯館內隨意吃些東西，這樣一來，暫時的生活是又可不愁了！

這樣的生活又過了幾天，益發覺得無聊與不安。一天到晚專在馬路上瞎跑，跑得乏了，就在酒館裏吃一些酒。慧姊，我那時的生活，才真正是病態的生活呢！有時遇到夜深的時候，馬路上是冷清清地剩我一個孤單的影子，自己也覺得可憐起來，禁不住會淌下了幾滴眼淚。但是，有比我更可憐的

呢！馬路上有賣不掉的豔肉，這時却仍舊立在風塵中戰慄着，希冀着客人的光臨，這本是一個人肉的出賣所啊！我幾次想救濟她們一些貧困，可是，這嚴酷的理知總在我心中打戰着，不讓我去輕易嘗試，每次看見她們雖然就要動心，但是畢竟沒有鼓起最後的勇氣。

有一天，我從甯波同鄉會看了 S 校的遊藝會回來，心中又起了一個劇烈的變化。我的差不多已到冰冷的感情，這時又燃起白熱的火焰了！當我看到台上的二個少女雙雙在跳舞的時候，我的面部隨即就灼熱起來，她那緋色的舞衣，她那蓬鬆的短髮，她那暈紅的兩頰，她那靈魂的紅唇，她那潤白的手臂，她那……唉，少女呵，我永遠是你們的俘虜呀！我自己也覺得自己的人格太下流了，老實說，我到遊戲場去，全是爲了想償我的肉慾而去的，剎那的刺激消滅時，靈魂的傷痕就愈加深沉了！慧姊啊，那時我已經不當自己是一個青年了！當然更說

不到是學生……我簡直是禽獸。

慧姊，我想到上海來追求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是永遠在理想中了，而現在所給我的苦悶，却較以前的生活更加難受呀！

是七月下旬吧，我剛從百星影戲院跑回來時，房主却來問我討房錢了，我檢點自己的錢袋，啊，正是使我怎樣的驚慌啊！慧姊，你想，原來我的錢袋中祇有十二元大洋了！付去五塊錢的房錢，却祇剩七塊錢了！啊，以後的生活怎麼過呢？回去拿嗎？如何能對父母說，況且事實上我沒有進什麼學校，更不能令家中知道。怎麼辦法呢？這時，我却又給經濟問題困難住了，內心的苦悶反而有些忘懷了！

細細的計劃了半天，總於在無辦法中找出幾個法子來。一方面先向朋友借了幾塊錢應應急，同時，我想找些事情做做吧，本來，沒有事做便太放浪了，身體會弄壞，人格會墮落，種種可怕的景像又在我腦中晃蕩，我不覺恐怕起來；做事吧！還是找

事情做吧！沒有職業的人是多無聊啊，然而，問題又隨即發生了，事情到那裏去找呢？不看見現在各機關都是人浮於事麼？幾個朋友吧，他們那有能力介紹我的職業！於是我祇得寫了幾封自荐信到幾個大公司，同時我又在申報的本埠新聞內登了一個廣告。事情很巧，隔了幾天，S公司來了一封回信了，說叫我隨即去面試，我想如果叫我去面試，便有七分把握了！於是我就很高興的起了一個早起，搭了五路電車到S公司。到了S公司，他們就領我到經理室，經理當然是很忙，這時不會在公司裏，由會計主任出題試驗。做了些簿記英文之類，下午就由經理口試，問了些我家庭的情形和自己的志願，我一概說了假話，他說我人到還老實且耐苦，所以便錄取了！

慧姊，現在想起來是怎樣一幕滑稽的把戲喲！從那時起，我又算做了S公司的會計員了！隔了幾天，我又寫了一封信回去，說我自己已在上海找到

了職業，月薪是三十元，家庭當然是很歡迎的，所以回信來時，又重複的勉勵我幾句，暫時的生活，又算安定下來。

但是，我真要咀咒，咀咒我自己，我這不可遏止的苦悶，正像一條惡毒的蛇纏住了我整個的身心。焦燥嘯，焦燥嘯！我在 S 公司裏登了一個星期，就覺得這樣的生活太機械，太枯乾，這全不是我所理想的生活，這樣的生活，會斷送我的青春，會埋葬我的人性，我焦灼得利害，我再不能一刻登在那裏。況且資本家的惡毒的眼睛，走狗——會計主任——的狠毒的手段，又使我怎樣的感到憤懣與難忍。那時已經是炎熱的天氣，了我們坐在辦公室裏，手裏是不停地工作，額上的汗便像雨點一般的淌下來，如果要休息一回，便要受他們的氣。但是，經理先生呢？嘎，他早已挾了大小老婆到莫干山避暑去了！我們職員如果偶因身體不舒服告假，便要十足的照扣薪水，經理呢？經理當然是例外了。不要

說幾天，便幾個月在莫干山，薪水是當然照付的。更有資本家的大小走狗，他們依靠了經理的勢力，便盡量的壓迫我們小夥計。他們，他們在熱天有電風扇，吃冰淇淋，薪水是特別的大，這許多，這許多，慧姊，你想我怎樣能忍耐呀！同時我的內心裏又是這樣苦悶，外部生活又是這樣的機械與憤慨，所以，我簡直又更進了一層更深沉的生活了！

但是，我真是沒有法想，一時竟不能脫離那裏，心上雖然焦燥到萬分，身體依然祇能做着機械的工作。慧姊，我那時的煩悶呀！會計室差不多變了我的囚牢一般的難過了！一走進會計室；看見他們這樣的面孔，我就要感着一陣難過，我自己疑心大約已經是失去自由的人了。尤其可厭的，會計室裏暗得像地獄一般，所以在白天的時候，尚須點着電燈，到辦公的時間完畢，馬路上的電燈已經是滿目輝煌了！我在那裏，差不多一天到晚見不到天日。我們的宿舍又在灰塵滿天的馬路上，就說勞碌了

一天，到了休息的時候，也祇能吸收些灰塵，終日的腦際是昏昏的。啊，慧姊，假使物質文明就是這般的說話，正用得着我詛咒了！

我在那裏登了一個月，實在忍無可忍了！可巧會計主任爲要討好於他的主人的緣故，便給他停職了二個人。這二個人多是職工會裏的執行委員，借了什麼“搗亂”“破壞”的罪名，便停職了！但是停職了二個人，却沒有添進來，所以我們幾個人就要多分担二個人的事情。你想：我們就該多麼的忙碌呀！況且，月底的結賬又來了，我們就不得不兼做夜工，到晚上九時方始休息，每天的工作時間計算起來，差不多超出十小時了！休息後，又沒有好好的清淨的地方去透一透氣，一天的疲勞是依然存着。這樣的生活啊，慧姊，我正不容易寫出來。我那時的精神頹廢到已快要自殺的地步。我寫了一封信，寄給朋友，說我自己已活不下了，想求一個生命的結束，而這個朋友却正好，他接到了我這

封信，以為我隨即就要實行了，所以驚慌得他什麼似的，連忙跑來，來安慰我，勸我不要太消極。他熱烘烘的握緊了我的手，這時我的感情真是緊張到極點，說話也有些顫抖，禁不住熱淚在我的面上淌下來。我一方面是感激朋友的盛意，一方面是慚愧自己的低能。

慧姊，正是中國人的成語：“天無絕人之路”。我在那時，接到我的朋友 F君_的來信了！F君那時是在Y縣的S中學做教務主任，他來信說要我隨即到Y縣去幫他們的忙，教我去教初中部的學生。慧姊，你想：這是怎樣給我一個有力的興奮呀！我接到了這封信，真像獲得了一件寶貝一般的快樂。前途又開遍了我的幸福之花，似乎又有生命之光來引導我了！正是恨不得立刻就脫離這討厭的上海！那天下午，我隨即就在經理處辭了職，拿東西暫且搬到友人的寓所裏，預備明天就動身。

天剛亮，我就起身了，心中充滿着愉快的情

感，未來的新生活，又在向我誘惑着。我帶了幾件行李，喊了一部黃包車一直拖向十六鋪去，呼吸着早晨的清寂的空氣，意識漸漸回復到平常時的情形。

不多幾時，黃浦灘已到了！遠遠的望着這浩闊的黃浦江，心中不知生了多少淒涼的情調。

“別了，黃浦江！幾月來的生活雖然是墮落的生活，但我對你是畢竟已有幾月的感情，今朝別去，今朝別去啊，我的心中真是無限的淒涼”。我像發瘋一般的對着大江微唱着。

這時正是清寂的早晨，黃浦江中矗立着巨大的外國的兵艦，像一條潛伏在水底的蛟龍，要吞滅掉全上海的人民一般。

“呵，呵，你們，你們這些帝國主義者呵，休要發你們的淫威了！我們呵，你不看見我們的革命麼？我們有勞動者，我們有廣大的羣衆，我們有火山爆裂的感情，你們帝國主義者啊，你們實在已經

到了最後沒落的時期了！”這些無秩序的思想，儘在我的腦中翻飛。

“先生，十六舖到了！”車夫氣噓噓的停下車子
了。

“嘎，替我拖到大達公司的碼頭罷。再加你幾個銅子”。

下了車子，就尋覓到 Y 埠去的輪船，原來是一隻很小的輪船，我去的時候，時候還太早，所以客人多沒到來，客艙中只有我一個人孤冷冷地坐着。

船在大江中駛行了！這時約摸已有九時了吧？輪船上經過了一次噪雜的聲音後，汽笛就鳴了最後一次的鳴聲。我看見碼頭上尚有人在向輪船上的人招手，不覺心中憤慨而又慚愧，我，愈感到自己孤寂得可憐。

“我難道沒有一個人來送送我麼？我的親戚和朋友呢？”

離故鄉愈遠了！淡淡的鄉愁又襲上我的心來。

“我爲何要出來呢？我爲何要到上海來呢？我爲何不在故鄉的J大學內畢了業？到了上海爲何不進學校，一直儘讓自己過着墮落的生活？故鄉有愛我的父母，故鄉有親愛的兄弟，故鄉有我天真的妹妹！啊，啊，故鄉呀！我實在不應該離開你，我實在不應該無緣無故的棄掉你！唉，唉”。我，慧姊，那時我受到了自己良心的呵責了！理智嚴厲的在責備我，但是我自己又似乎感到這是我的本能，我應該這樣做，我自己沒有方法叫自己不這樣做。我一直這樣苦悶的思索着，輪船已經進了港口，大凡到Y埠去的人，到這裏就要換乘小船，因爲進了港，水道就狹了，輪船不能行過去。小船裏到比較舒服一些，人還不十分擠。照例又經過了一陣騷擾之後，却拿我剛才的思路打斷了！

我在小船中偷看着兩岸的景色，這時大約已是夏末秋初了，岸上的蘆葦經風一吹，一陣陣的涼

風就吹進艙裏來，我像夢醒似的，本能地立在船艙上，遙望着自己的家鄉，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像已經進了大海的一只孤舟，祇能讓牠隨風飄蕩了！我真太矛盾，早晨上船的時候，尚滿懷着樂意，實在不明白自己的性情會變得這般的快。

搖了有三小時光景，V埠到了！船傍岸時，我早已看見 F 君和幾個不相識的人在碼頭上候我了！F 君搶先的來和我握手，並介紹給我其他的幾個人：“這是J君，這是L君，多是我們底同事”。J 君和L君也來和我握手，我真是感激他們，我像是一個人家的被棄者，突然受了別人的愛憐似的，這時正感覺得有些“受寵若驚”了！

慧姊呀，我的親愛的——假使你尚允許我這樣的稱呼時——我的生命史，我那裏知道我的生命史就在這裏光芒燦爛的開展了呢？！慧姊，我們要永遠紀念V縣的S中學。

於是我就安置了自己的行李。晚飯後F君和我

談了幾句關於學校內的事情，我因一天的疲勞，便早一些睡眠了。

早晨起來是我第一天上課的日子。學生很好，精神很活潑，尤其是幾個女學生，頭髮都已剪掉，態度很是率真，我感到十分的快樂。

下午因為我沒有課，便約了F想到野外去遊玩一番。況且，聽F說，V縣離海濱祇有十多里路，所以，我們在這校裏，又可常常到海濱去散步。

隨意的在四處走了一回，到傍晚的時分，我們便回校了，啊，慧姊，那是我們第一次邂逅的日子呀！當我走進校門的時候，猛然看見怎樣一個美麗的姑娘嚟！身上是穿着一件粉紅紗的旗袍，足上穿着一雙潔白的白皮鞋，頭髮剪得很短，但是似乎有短短的流海覆在額際，更有，那櫻桃的小口，血紅的嘴唇，含情脈脈靈活的眼珠。這時雖然已是傍晚時分了，但是我看你實在看得清楚，你見了我似乎是很含羞似的，你的面上隨即起了一個暈紅的雙輪。

F 却早已看見了，隨即走過去拉住了你，來同我介紹：

“啊，我真荒唐，昨天來的時候，我沒有同你們介紹。這是密斯陳，這是張先生，昨天剛到，來担任初中部的教務的”F就這樣很簡單的同我們介紹了！

我那時的心中，簡直有些麻木了，啊，慧姊，我實在從沒看見過這樣美麗的女性呀！

從那時起，我的心中就有了一個你了！我不能一刻忘你，我簡直不能一刻忘你。上課的時候我就想到你，放課的時候又想到你，睡眠的時候想到你，一早起來又想到你；啊，我日夜夢魂繫念的我的慧姊呀！

我們談話的機會很少，況且，見面的時候也不常有，我的心中是怎樣的焦灼嚙！我想盡了許多方法想和你來親近，但是，不知怎的，可惡的F總是在我的身邊，不讓我容易脫身。

有一天，吃罷了晚飯，我看見庭中的月光實在皎潔得可愛；於是我想一個人到野外去散散步，走了不多路，前面有一個竹林，於是我就走進了這個林中，彷彿聽見有人在絮絮的講話，然而，講話的，我又那裏知道就是你和F呢？慧姊，我那時看見了你們二個影子，成雙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實在使我起了無限的憤怒與怨毒，我恨不得立刻拿你們吞下肚裏去。

你們看見了我，也像很不好意思的樣子，勉強的立了起來，你的面孔早已紅了，F想借了別的話含混過去，我呢？我自然更不便登在你們那裏，便先告辭了回棧了。

“唉，一場沒趣，真是一場沒趣”。自己理想的生命之光，又變成很慘淡的了；慧姊，我實在自己也不明白，我和你又沒有發生了多大的關係，竟然使我一見便這樣夢魂顛倒的傾心。

自從經過了那次之後，我對F的厭惡就日漸的

加深起來，我見了他，總是懷了一種敵意似的，而F對我倒並不介意，我和你的關係似乎比較以前親暱了些，但是，我的煩悶却並不能爲了你我的親暱而解除。心中總是有一件東西在作梗，生命依然空虛，而現在又加上了不安和焦燥。

這樣的生活過了一些時候，我的生命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天來了！那是西歷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三日，這天，永遠要作我紀念的日子，是我永不能忘記的一天！我們靈魂勾通的一天！我們的內心生活互相了解的一天！我在那天是我初次認識生命的存在的一天！我初次把捉住自己實生活的一天！生命的一天！青春的一天！歡樂的一天！

九月十三日那天，是全校的教員和學生遠足到海濱去的一天，我，當然也是參加的，因爲我到了S校後，尚未到過海濱，現在乘全校同去的時候，我當然是一同去了！

路上是怎樣的清寂，因爲是初秋天氣，各人的

裝束都很簡單。我那時上身穿了一件學生裝，下身穿着一條短褲，白襪，運動鞋，自己覺得自己的精神也很振足，很年青。慧姊，我那時自己看看自己也有些可愛起來了！

我們領了許多男生先走，你和許多女生在後面跑。我不時的用眼珠回過來看你，你却祇是低着頭向前跑。

“嘎，海濱到了！”最先的J先生喊出口來。

果然，浩茫無邊的海，已顯露在目前了！這時我們已經走近沙灘，沙灘是那樣的潔白，真可照見我們的心，我想在這沙灘上尋覓成雙的足跡，但是給我們踏得太亂了。祇剩了一些紊亂的足痕。

走到海灘了！許多學生很奮勇而活潑地隨即脫了鞋子和襪走入海中。

“我也來。”這是你的聲音，自然，這是使我最注意的，慧姊，我真意想不到你會有這樣的勇氣。

你一面口裏在說，一面却自管脫了鞋子并且

還同了一個女學生一同走入海中了！慧姊，我實在佩服你，佩服你的勇氣，佩服你的精神。我最厭惡的許多女性，她們特別的要表示自己的弱點，所以遇到什麼事情總是讓男子占了先！其實是她們自甘落後！慧姊，今天這個情形，難道換了別個女性有這樣的勇氣麼？

當我看見你走入海水中的時候，自己覺得分外的慚愧，連忙也自脫了鞋襪，同 F 君一同走入海水中。

“啊，我實在太沒經驗了。”海水中是那麼的滑，海的波浪雖然並不大，但是打在腿上却覺得異常的沉重，我簡直一步不能移動，F 却拖着我儘走，撲通一聲，在海水裏跌了一交，幸而沒有全跌下去，然而已經弄得週身是泥和水了！你那時已走到對面的岸上，看見我跌了一交，却儘是對着我竄笑。

“哈哈，你真沒用，怎麼腳裏的力氣一些沒有

的？幸而這裏海水不深，你如果立在堤上跌一交，跌在那裏的水中，豈不要溺死麼？”F却儘對我怪着。

頑了有二點鐘，學生和先生便都整隊回去，我因為弄溼了衣服，所以就借了F的一件短衫和J的一件長袍，因為我自己要換起來，他們便先我回去了！但是在他們回去的時候，却少了一個你。

“噫，密司陳呢？”

“剛剛在這裏，現在不知到那裏去了？”

“大致是先回去了，我們走吧！”

啊，慧姊，我正佩服你的聰明，我那裏會知道你會安排下這樣一個機會來和我談話呢？

隔了一回，我的衣服正要穿好的時候，你却在那樹林的背後走出來了！

“張先生還沒有回去麼？”這是你第一句向我發問，然而我知道你的目的却全不在這裏。

“噫，密司陳，你怎不回去？”慧姊，那時你突然

出現在我面前，實在使我十分的驚慌。

“哈哈，你沒有回去，所以我也不回去”。你像說笑話似的對我說了這麼一句，我這時也知道你的對我的意思了。

“謝謝你，密司陳，今天的天氣真好，海的波浪正像同我們在奏着美麗的音樂一般，我們坐下談談吧”。

你就不置可否的坐在我的旁邊了。

“張先生，我看你很煩悶，是不是？”你首先這樣像玩意似的問我。

“噢，不，還——好。”我正不料你會向我這樣的發問。

“哼，你的事情我全知道。自從那次我和E在夜間出去一躺之後，我就看你一直的不快樂。但是，子夷，你總要知道我的苦衷”。你突然喊我的名字，並且還說到那次竹林中的事情，這時我的全身真有些戰慄了。

“子夷，我老實和你說，你那天來的時候我就注意你，你後來對我這樣的關心我那裏會不知道，不過我一直在內心中苦悶着，我何常不一般的焦灼呀”。

啊，啊，慧姊，那時你和我說了這樣帶着誘惑性的說話，那裏不要使我發狂！

我趕緊撲抱着你，你也毫不拒却，儘讓我擺佈，我週身的血液是沸騰，面部也隨即灼熱起來，心胸跳得利害。這是我第一次嚐到肉感的舒適。我完全是在夢中，地球上什麼都沒有，祇有我倆的靈魂和肉體的交流。

慧姊，你能支配我全部的身心，你是我的聖母，你是我的天使，我沒有了你就是沒有了我，我有了你，我就不空虛。

你告訴我，你和F的夜遊，是F的主意，你不好過分的拒却他，所以是和他玩玩的；我也拿我全部要說的說話統統告訴了你，並拿我幾月來的苦悶

也儘量的向你傾訴，你祇是摟抱住我的心胸，吻着我，癡狂似地聽我說，你那時穿着一件嫩綠色的旗袍，你的頭髮拂到我的面部上來，我看着你這樣少女的風韻，那時的歡樂啊，我真要發狂！

歡樂的海濱，生命的九月十三日！慧姊呵，永不要忘記剎那的歡樂呀！

我們在狂歡中過了一星期！

唉，慧姊，人生真是一場夢影，幻夢消滅的時候，就是精神滅亡的一天！上帝是有意捉弄我們，使我們一時狂歡，使我們一時悲傷，而我們却永遠做了造物的玩具呀！

慧姊，我們正是儘量的在享受歡夢的時候，那知你又要離開海濱呢？那知你不能再登在S中學了呢！

你離開S中學的緣故，據你說是因為家中的父親病危，急於要返家。但是，我至今尚不明白，你爲

何不在校裏告了一個長期的假，却隨即就要辭職？

我在一同和你整理行裝的時候，你含着淚和我說，說此去或許永不能再來了，並且尚說了些學校內的事情，誰好誰壞，囑我以後要切切的小心，無論什麼的事情總不能放在面上。你又說你的家是在上海，以後相會的機會儘多，勸我不要悲傷，並且立誓你是永遠屬於我的了！慧姊啊，你知道我那時的感情是緊張到什麼程度呀？

九月二十四日的早晨，我們就別了，我也不能顧到校中的同事們怎樣的說話，我自管送了你約摸十里路，然而我們總竟別了！我獨立在岸邊，悵望着我的心愛的人兒一同和着水流別去的時候，我是怎樣的哀痛呀！

你臨去的時候，又交給我一封離別的信，這封信要永遠作我的紀念品：

親愛的子夷弟：

別了，我在這樣的夜色淒迷中，收拾起我自

己的行李，想到明天就要和弟弟離別的時候，我是怎樣的心痛呀！

弟弟啊！你的淚！一點一滴的淚，我恨不得把他收藏在我的心裏去，和在我流不出的淚裏，結成一粒夜明珠，永遠永遠照耀於我的心裏！親愛的弟弟啊，要是我今天不在這不自由的宿舍裏，我也許會和你發狂地一哭！弟弟，如此我的心也就可以寬一陣了！

別離我是嘗過不少滋味的，但今夜另有異感！我辨別不出牠是悲苦還是樂意，弟弟啊，我的心是否飛到九霄雲外去了？不然今夜感情爲何如此的不安和焦躁？我不知怎樣去收回我的心？

我的子夷弟，你千萬要注意你週圍的空氣。你更要留心旁人的態度！你的前途是偉大的，無限的！不要輕易被人踐踏！弟弟啊，弟弟！你千萬寬恕我，我真是你忍心的朋友！我認罪！我依戀！

聰明的弟弟，請你看風轉舵吧！

我永不會忘記的海濱的談話，海濱的相依；
我永不會忘記的前天月夜的散步；這些，這些都
是我生命史裏的至寶物，我安置在腦袋裏，要永
遠存留！

上帝不欺我倆，定叫我們在滬上再相會！子
夷弟！盼望着吧！我暫時是留於上海的！

弟弟，我現在像負了罪的駱駝一般，心窩裏
結塞住了，千言萬語呢？東流到海了麼？情緒永
不會斷的，寫不盡的！只好由牠放起在肚子裏
吧！弟弟，再——會——了！

祝你自衛

你的姊姊慧

九月二十三日夜別言

我怎麼能再寫得出自己的感情？我的全身已
變成火球一般的熱，我的血在沸騰，我週身在震
顫。你是我生命的火焰，你是我的宇宙；你就是宇
宙！你就是人生！我占有你，我就是執着整個的宇

宙，我就是執着整個的人生！

慧姊啊，自你別後，你知道我過的是怎樣的生命喲！我，我依然天天在咀嚼殘餘的夢境。上課時沒有心思講書，空閒的時候，總是一個人跑出去。慧姊，海濱我又獨自去過二回，我吻着那塊我們同坐時的白石，但是，我覺得什麼都沒有了！我冷寂，我孤獨！

這樣神經質的生活又過了幾天，我接到你第一次從上海發來的信了！但是，信裏的感情似乎淡得多了，祇報告一些平安之外，其他像離別時所給我的信上的感情差不多全消失了！況且你的通訊處，祇告訴了我一個轉信的地方。

慧姊，這實在使我十二分的懷疑，我自己感覺得好像在給你玩弄一般的難過，從那天起，我的心裏實在焦燥得日夜不安，幾星期來的夢想又像落了一個空，慧姊啊，自己的生命握在別人的手中是怎樣的難忍呀！

慧姊，像是命運指定我要經過這番生活似的，我正在懷着千百種複雜感情的時候，又接到上海D公學內的L君一封信，說因有要事須回家，可否請我暫代幾天，本來S中學自你走後，我已全感不到一些興趣，我祇像一個活屍在人羣中蠢動一般，得了L的信，我當然想隨即離開S中學。因為契約關係，我祇告了一個長期假。原來你的出走，他們都怪你太自由，對你都不滿意；所以再不能給他們——尤其是F——一個失望，我祇告了一個假，沒有辭職。

在我動身之前二天，給了一封信你，說我在二天之後准到上海。

十月十三日的傍晚時分，我又在上海了！我先到D公學內去接洽了一番，然後就趕緊找到轉信者的人，請他來找你。

十四日的午後，你果然獨自的一個人到D公學來訪我了！我見了你，我簡直說不出一句話來，我握緊了你的手，身體祇是打戰，停了一回，還是

你先開口。

“子夷弟，幾時到的？”

“啊，我，昨天剛到。”我說了這句話，禁不住眼淚像珍珠般的淌下來了！

我略為定了一定神，細細看你的臉色，啊，怎麼樣的使我吃驚喲！你的面孔是蒼白而且頹廢，全不像在S中學時活潑的樣子了。

“啊，慧姊，你的面孔爲甚這樣的難看？是不是有什麼病症呢？不然，我們相別才二十天啊，變化決不會這樣的快”。

你却祇啞嚥着不肯和我說，我們就在這樣無言中別去了。

後來我們又在新中央看了一次影戲，在法國公園遊玩了一次，但你的精神却總是這樣的頹唐，像很勉強的樣子。

慧姊，我好容易在你的最知己的朋友方女士處探着了消息。慧姊啊，我真感激你的苦衷，你原

來自從回申後，就遇着了你的舊時的愛人 R 君，他很溫柔的問你別後的情形，你當時的良心真是痛苦到了極點。你因了內心的苦悶，因了一時的感情的衝動，却又愛了我，你當時是原不會預料到以後的情形是怎樣啊！現在，你碰到了 R 君，實在使你成了左右為難的人了！你因受了良心的譴責，你因負了道德上的責任，所以竟弄成吐血的病症。慧姊啊，你知道我得到了這個消息後，我的心理上是起了怎樣重大的變化呀，我差不多昏迷了過去。

我當時冤恨你到了極點，我怪你太不負責任，我會當面的責你，說你這種行動是太浪漫了！你也很表示柔弱的向我懺悔。所以我在那時是想無論如何總要教你脫離 R 的關係。慧姊，現在想來，我簡直是一個惡魔，是禽獸。

你的病因了二方面的不肯放鬆以致逐漸的加重起來。我又因為了家中的瑣事，不得不回到了故鄉。我臨去的時候，來向你告別時，你祇含了滿滿

的眼淚，沒有向我說一句話。慧姊，那次的別離，或許成爲將來的死別也未可知吧?!唉!

慧姊，信到這裏，快要做一個結束了!不知你肯接受我最後的懺悔否?慧姊，告訴你，回來後我的頭惱清靜多了，我不想希求什麼，我已決定拿自己犧牲，假使你尚沒有同 R 決裂的說話，那麼，就是我最上的幸福了!

想起了幾月的流浪，對你的真誠和熱愛，完全是一些尋醉的生活，差不多全部受了你的支配，但是到頭來總是幻滅的悲哀，慧姊，總算我在人生的體驗中留下一個最深刻的傷痕了!

慧姊，我本來是一個神經質的人，經了你的纏綿的愛情，又燃起我生命的火燄，但是這個火燄畢竟太容易熄了!遺剩下來的是什麼?祇是一些殘餘的燒紅的火灰呀!

一九二八，三，一五夜於無錫。

自 殺 以 前

上

張女士近來十分煩悶，而這煩悶使她消失了向上的勇氣和求生的意念，她真想一下就拿生命了結了倒覺得痛快。

她這種煩悶差不多是最近才發生的，自從她和李惠清脫離了關係之後，這種煩悶就加重了她

的心胸，使她一天天的覺着空虛起來。這是十分矛盾的，當她同惠清很要好的時候，她就極力想擺脫，這樣忠實的男性實在不是她所需要的，她雖然有些可憐他，但她終久恨恨的踢開了他。再多玩弄一個男子，在她已不覺得十分奇異的事情了。

但是在這一次竟覺得有些例外了！幾天不見惠清，她心上覺得十分難受，同時，那種迫切的要求支配着她，她益發覺得空虛得利害。更有其餘的平常包圍她的許多男子們呢？也一個個的同她逐漸疎淡起來，到最近來是簡直沒有一個男子同她來往的了！像王季賢，是以前最初同她發生關係的男性，但終久給張女士拋棄了，在當初王季賢受到的刺激幾致自殺，但後來他就結了婚了，現在據說已有了一個孩子，當然是在度着快樂的家庭生活了。起初王季賢看見張女士的時候，尚同她招呼，到現在看見她的時候，他只把頭偏了過去，當沒有看見的一般，這使張女士是十分的悲憤；更有

陸慕詒，也有一個相當的時期對張女士起了十分的熱戀的幻想的，張女士起初的感情對他還不差，但那時她的感情，是完全沒有持久性的，當她同程子政相識之後，又拿陸慕詒拋棄了，而現在的陸慕詒呢？正在同他的愛人度着蜜月旅行啦！不久之前，陸慕詒尚看見過張女士，他的手中挽了一個少女，在他驕傲着的面孔上，微微露出一絲狡獪的笑意，他恨恨的看了張女士一眼，在他眉梢中好像含了多少的敵意，和無限報復的念頭，張女士在那時看見了他幾乎悲憤得哭起來。而程子政呢？張女士現在是完全不知他的消息，但拿以上的二人推測起來，程子政現在當然也是在幸福的氛圍裏的，而不致仍舊在過着枯寂的空虛的生活吧？只有張女士現在是的確覺着真實的空虛着了，當她拋棄最近的李惠清時，她的意識上是不自覺的，她的良心上當然更不會受到什麼的譴責，只不過在她的心弦上微微的漾起一些微波吧了！在她的意思，以為

踢開了李惠清後，一定有別的男性跟縱而來的，那時就可隨她的選擇和任意的玩耍了！但是事實竟在她理想的反面，現時竟沒有一個男子在她的週圍想熱戀着她，而簡直和她交接的人也沒有了；更出於她意料之外的，李惠清也竟很平淡的同她脫離關係了，非特像平常一般男性所慣用的態度哀求和乞憐是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表演出來，即一些失望的眼波和恨恨之聲也完全聽不到，這實在是太使張女士失望了！

張女士感受着深深的苦悶和空虛，現在纏住她的，並不是那種熱狂的感情的鞭子，而是一種廣漠的無邊際的悲哀。她不是一個處女所感覺到的沒有得戀或是失戀時的一種心情，而是已經經歷許多人間味後過後的追思却仍舊得不到一些真實的充實的生命的悲哀。她現在才有些真實的後悔起來了，她後悔不該拋棄了李惠清，不該不理程子政，總之，根本就不應該拋棄她最初的王季賢。她

發覺自己以前的處世是的確帶了一些玩弄人生的樣子，她對於人生是的確太不嚴肅了。許多男性都給他吸引了去，最後就給她踢開了去，當時雖然感覺得一些勝利者的歡喜，但結果終至陷於廣漠的無底的空虛中去了。

“他們都從失望中救起來了！我呢？現在仍舊是一無所有”。張女士近來常常這樣想念着，一種真實的悲哀的實感支配着她，使她一些少女時代所有的熱烈的勇氣完全消失掉了。她覺得自己已陷於一種無底的廣漠的深淵中，不知如何才能救拔起自己來？想到這裏，張女士不覺十分的恐懼起來。

因此，她益發覺得拋棄李惠清是不應該的了！給於她的最後的一個機會也失去了，她的前途是只有一片黑暗了，她自己常常的感覺到。

這天，張女士依然一個人坐在臥室中煩悶着，郵差送來了一張名片，原來是李惠清和胡麗娟女

士的結婚通告。“呵！想不到竟這樣快呀！”張女士真想驚呼起來了。

“我倆以愛情的結合，實行共同生活，茲定於九月十五日下午二時，假座愛田公園，略備茶點，恭請光臨指教”。下邊的署名是李惠清和胡麗娟同訂。

張女士的心中漾起了一個絕大的波瀾，她覺得十分妒忌，然而又有些憤怒，她如果有手槍的時候，她真想拿這兩個人一併打死，同時，她真想毀滅這個世界。

在張女士的感情稍稍平復之後，她就決定去參與他們這個典禮，本來她是不想去的，但她依然想用了一種遊戲的目光，去考察他們到底是怎麼一會事情，或者借此也可解解悶吧？因此她就決定去參加了。

九月十五很快的到來，張女士很早的就到了愛田公園，那時來客還很少，李惠清和那位胡女士

很殷勤的招待她，使她反而感覺得有些不安起來。

因了那時的來客還比較稀少的緣故，張女士有端詳胡女士的機會：

胡女士那時穿了一件淺絳色的旗袍，態度是很活潑而天真，面上的一層暈紅，給秋天的陽光一照，益發顯出驕艷，他們夫妻倆在跳東跳西的招待來客，這在張女士看來，無異是給了她一種很大的羞辱。尤其使她覺得難受的，就是胡女士那種活潑輕飄的態度，她和自己比較起來，覺得自己是的確已竟失去了處女的尊嚴了！“唉，已逝的歡樂是追不回的了！”張女士覺得十分感傷，在胡女士的面前，益發使她覺得自己已經不是一個處女的悲哀。

二點半鐘的時候，就開會了！除去了一些應有的儀式以外，接着有人立起來要求李惠清和胡女士講述他們的戀愛經過。李惠清却不過來賓的情面，終於羞紅着臉立起來報告了。他報告同胡女士

戀愛的經過，他講他們已經有一年的歷史了！他講他們在一年中是怎樣的相愛，怎樣的互相戀慕，最後又怎樣的同環境奮鬥，今天的日子，實在不是容易得來的，來賓聽完了他的演說，大家都拍手祝賀。

那時只有張女士是陷到極度的悲憤中去了！這種悲憤實在是她有生以來從未經驗過的劇烈的侵襲。她知道她以前是完全失敗了，而且竟致被騙了，她非特沒有玩弄成功男性，而且反而給男性玩弄了！她如何不悲憤呢？她那時正想放聲的痛哭起來。不然，李惠清如何會同胡女士有了一年的歷史呢？在張女士是完全不知道的；而且他們已有這麼長的蜜甜的深長的歷史了呢？以前張女士拋棄李惠清的時候，尚以為他是決沒有同任何女子發生過關係的，所以那時張女士有些可憐他，不料却反而受了他的騙了，他已和另一個女子訂了婚了！現在回想起來，幸而早早的絕了他呢！

張女士帶了滿腔的悲憤走回家來，她正要哭

倒在牀上了，她覺得李惠清請她這次去參與典禮，明明是給了她一種最大的侮辱，而尤其在他演說和胡女士戀愛經過的時候，每一句就好像一個針刺一樣，刺着了張女士的心胸，她看見人家這樣幸福的結婚了，而自己仍舊是一無所有，她感覺到一陣空漠的悲哀；同時她像受了一個男子的騙，一股悲憤的烈火在她心中燃燒着。

自從這一回之後，使張女士加重了對於人生的態度。她是重回到處女時代的一種幻覺中去了！

現在張女士所需要的，已經不是那種玩弄式的愛情，而是需要一個真實的能了解她的男性所給與她的可寶貴的愛情了！她重新想沈醉下去，她重新想投到一個男性的懷抱中去得到一些真切的互相慰安的實感。

她像一個戰場上戰敗回來的兵卒，需要一個長時間的休息和安慰了！

可惜，現在的張女士已經失去了可寶貴的處

女時代的尊貴了，因此她又覺得十分悲涼起來。但她總還是活着，她不能不有生的企求，所以她就不能不去重新追求她理想中的憧憬。

張女士不自覺的拿起一面鏡子來，看見自己的態度和面容，還不致受人討厭，面上的桃色的紅雲雖然已有些褪色，但那種驕憨的使人生醉的態度還俱備，尤其是她的頭髮依舊是輕飄着，溫柔的覆在額際，總之，一個可愛的少女的條件是十分具備的。她自己看得有些可愛起來，她真想同鏡中的人去接吻了，直到她發覺自己的嘴唇有了冷的感覺時，她的意識方才回復過來。

因此，她覺得自己總還是值得驕傲的一個少女，她總還有使一個男子陶醉在她懷中的能力，前面的一個幻覺的憧憬總還是在引誘着她，張女士又興奮起來，她要努力的活下去，她想去找一個真實的能了解她的男性。

於是，張女士就起了漂泊的念頭了！

“到茫茫的人海中去尋求理想的男性吧！”

中

這是一個紅花遍大地的春天，空中流盪着溫醇的春風，楊柳枝條飄落到人們的身上，使人發生一種舒適的陶然的感覺。青年們都是醉迷迷的沉醉在這個大自然中。青年們是天之驕子啊，大自然就是他們的一片溫柔的草地。

今年是開始了張女士的二十三度的青春年齡了。

這天，已經是傍晚時分，那火紅的夕陽，臨照到張女士的宿舍裏來，使她的心頭起了一陣莫名的煩燥。

自從張女士起了漂泊的心念以後，她就投到這個人海裏來，在去年的冬天，她本在 S 埠，度過了除夕之夜，她又想找一個比較清靜一些的地方來息息了！可巧有一個朋友介紹她到 N 地的一個

高級小學來當教員，張女士就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反正她是想去多經驗一些人生。

這天是張女士到學校後的第四個星期已經開始了，那天的夕陽分外覺得嬌紅可愛，張女士獨立在宿舍的窗口，推開了一扇百葉窗，看着天邊的落日，和傍晚時的一種奇幻的雲彩。這夕陽簡直就是像火一般的鮮紅，打動了張女士的一種少女的心懷，她又不自覺的更加煩悶和焦燥起來，心頭湧起了一種莫名的惆悵。

張女士心頭像有一樣東西要吐出來，她頹然的拿窗子關了，她不情願去看見這鮮紅的斜陽，她有些害怕，只是一個人倒在牀上，默默的靜思着。

這幾天使張女士躊躇滿志的心上起了無數的煩燥的就是同校一個同事沈倚萍。這沈倚萍是一個可愛的青年，他剛剛在 S 埠的惠文中學畢業，所以對於一切社會世故在這位青年是大致沒有十分了解的程度的。同時也就是他使人可愛的地方，因

爲他尚是一個十分天真的青年。在開學的一天，他不知爲什麼就注意了張女士了！當張女士發覺這個青年在注意她的時候，她的心頭也同樣的起了一陣快感。

隨後他們就接近起來了，張女士益發覺得這個青年是十分可愛的，或者，竟做了她理想中的憧憬的明燈了。

倚萍是具備一種青年時代的情熱的胸懷，和對女性的一種絕對忠實的態度的。當時倚萍尚不敢說他和張女士是否已經相愛着了，但他對她的態度，確實想憑了自己的全生命去交換一個女性的愛的。他那時的熱情是像火焰一般的熾盛，融融的愛火在倚萍的心中燃燒着，這樣一個青年一進了兩性的相愛的境界時，便無法去收拾自己的感情了！

張女士想到倚萍固然能使她十二分的欽愛着，就是倚萍已俱備了可使張女士戀愛的條件，在

她的心上自然是有一種莫大的歡喜；可是，她又覺得這個男性太可怕了，就是倚萍對於張女士的態度在張女士看來實在覺得太忠實了！那種融融的烈火會燒焦她的心臟，她有些害怕，她真實地有些害怕起來。

“我難道現在還能使一個男性瘋狂地來愛着我麼？”張女士不禁發生了這樣的疑問，她就又復陷到煩悶中去而不能自救。

但是，當張女士出來的時候，她不是因為沒有一個忠實的男性來愛她而覺得苦悶麼？她那時是需要一個對於愛情十分執着的忠實的人能夠了解她而愛着她的，但是，沒有幾時她就碰到了倚萍，他果真有張女士理想中的男性所俱備的條件，他的確是想傾了全生命來愛她的，但是，張女士倒又害怕起來了！她覺得自己已經沒有一個可愛的處女所俱備的條件了，她為什麼更有被男性這樣熱烈的愛着呢？她有些害怕，同時也有些自譴。

張女士正在想得出神的時候，倚萍却推着門進來了！

“哈哈，今天，密司張，我踢了一腳好球，你看，我的鞋子都破了！”倚萍說完，就舉起了自己的一隻鞋子給張女士看。在他的面上，顯然的表示着一種活潑的青年運動家的神氣。

張女士呆呆的聽他說完後，心上又漾起了一個微波，她那時很想隨即同這位精神活潑的青年去握手，以表示她心中的一種感激的喜悅，但她終於縮住了，她發覺自己竟沒有勇氣去同這位青年握手了，一種嚴重的壓迫壓住了張女士的胸腔，她非特感不到一絲快意，而且近於有些窒息了。

她那時真實的覺得已消失了一切向男子相愛的勇氣，她況且覺得這一回又失敗了。

“密司張，你看，好麼？你爲什麼不出去玩玩？”倚萍還是這樣笑嘻嘻的問她。

張女士意識的覺醒了，她只對他微微的一笑，

倚萍也就無聊賴地走出去了。

張女士好像回到人生的潛伏着的悲哀中去了。她這時的難受比之一個男子中途的棄了她更要利害。她並不是不需要這種忠實的男性，而是她自己覺得是再不應當去受到這樣的忠實的天真的男性的愛，所以她就覺得非常害怕和慚愧了！

面上起了一陣紅熱，一切潛伏着的意識都在這時拚發出來，她異乎尋常地煩悶，重復立起身來，走到窗口，看看那給濃黑的雲壓住了的天空，那時夕陽已經隱下去了，她倒反而覺得這黑暗有些可愛起來。

她重復估計同倚萍的關係，覺得還是離他的好，不使一個青年捲入到這個洪濤中去以致不能自救，還是自己趕早的離開他，而且也可避免掉自己良心上的譴責。

“我非得跳出這個洪濤不可”！

於是，張女士當夜就草就了一封辭職書，她只

同校長說了一聲，其他的人都完全沒有知道，她一個人離開了N地。

“唉，重上我漂泊的途徑吧”！

張女士的心頭像又拾去了一塊石頭，走出來的時候，迎着晨風，心頭稍微舒展了一些，她覺得自己的舉動實在太無意思了，近乎有些神經過敏，而且拿自己將要到手的一個新的憧憬又輕輕地拋開了，無異拿自己到手的幸福又撕了一個粉碎，這是什麼意思呢？她自己也回答不出來。

總之，她是又重上了漂泊的程途了！

但是，茫茫世界，她到底到那裏去呢？

經過了一度的躊躇她決定仍到S埠。

出於意料之外的，無意中在火車中遇見了她舊時的表兄。那表兄先和她招呼，不覺又在張女士的心中幻出一些以前的舊夢來。這個表兄是從小和張女士同學的，他們小時的感情就十分的要好，直到張女士進了中學，就同表兄的信息隔絕了！今

天無意中在火車中碰見了，自然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他們一度的談話之後，張女士知道她的表兄是在S埠的一家洋行裏供職。當表兄問張女士到那裏去的話，張女士不覺面上又映出了一層暈紅，她本來是漂流去的，她有什麼目的地呢？她只支吾着說是到S埠去找親戚的。

到了 S埠後，張女士就暫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裏。第二天她就接着表兄的來信：

“親愛的表妹：

相別了幾年，想不到再會在火車裏遇見，這是給了我怎樣的一種意外的欣慰呀！

親愛的表妹，我們相別怕已有好幾年了吧？在這樣悠悠的歲月中，你爲什麼一些信息都不給我呢？你知道我們自從離別後，我是怎樣的痛苦呀！

妹妹，我覺得我們是永遠不能離開的，現在

正是巧遇之合，又叫我們碰見了，我們以後是要永遠的在一塊兒呀！

你星期日有空麼，請您到我這兒來頑頑。”

張女士呆呆的執着這封信，雖然是短短的幾句，一種男性欽慕的意思是完全表露了出來了！信裏面隱隱伏着一團烈火，只要看起首通信的時候就稱“親愛的表妹”，就可知道表兄對於她的一種戀慕的情意了。張女士雖然覺得表兄的信太寫得突兀了，但是也許從小就相識的緣故，所以他竟這樣毫無顧忌的寫上了，張女士是很能體諒得出人的。表兄對於她的態度，她就這樣同他解釋了。

這一封信重新牽動了張女士的幽夢，她覺得對於人類還是不能根本的絕望，她還要追求新的狂歡的好夢去，前面有一盞明燈仍舊在引到她這一條路上去。於是，她的理想的憧憬就落在表兄的身上去了。

星期日，張女士特地約了表兄到S影戲院去看

戲。她看見表兄那魁梧的儀表，頎長的身材，攜着她的手，貼伏她的情熱的心胸，張女士覺得週身的血都在發動，在衆人之前顯得她異常地驕傲。

影片中的情節是描寫一個青年女明星，戀愛了一個導演，可是這個導演家裏已經有了妻子了；他一方面要敷衍妻子，一方面却欺騙那可憐的女子。那青年女明星情願犧牲了一切，傾着全生命愛那個導演，可是後來她確實知道是受了騙了；她那時的痛苦也不言而喻了，所以那女明星終於自殺了！

這是一幕悲劇，也是人生舞臺上的一幕常見的悲劇，當那女子得到了導演是欺騙她的消息之後，她的神經亂了，她向着上天痛哭，影戲開演到這裏的時候，台後的提琴的聲音奏得益發淒越動人，張女士終於流下淚來了，那熱淚滴落到表兄的身上。表兄爲她拭乾了眼淚，他們就一同走出了戲院。

經過了這一次後，張女士和表兄相愛的程度一天天高漲起來，到最近來張女士覺得如果有一天不看見表兄，她心上就要感到十分的不快樂，那一天簡直就不能好好的過去了。她也確實感到表兄是她理想中的明燈了，他不像倚萍那種熱烈得令人可怕，也不像許多男子們的不負責任的浮滑，她認為表兄是切實能夠執着愛的真諦的，所以張女士就毫無顧忌的愛着他了。

她現在才覺得自己的生命有了充實的意義了！

這天，約摸下午四點鐘的光景，張女士心頭又焦燥起來，覺得非隨即去會見表兄不可，於是，她就穿好了衣服，走出了寓所。

到了表兄住的地方，却一個人也沒有，幸而二房東是認得她的，所以放她走進表兄的房裏去。她走進了表兄的房，方才覺得時間是太早了，表兄還沒有回來，她一個人在他的房子裏候他回來。

無意中發現一只抽屜是半開着，張女士爲好奇心所動，隨即就去開了出來，裏面發現着一封沒有信封的信。

張女士拿起來一看，知道是表兄的筆跡，她又爲好奇心所動，管不了什麼道德上的禁條，竟抽出信紙來讀下去：

“親愛的曼華：

你已經回來了麼？怎麼我一些不知道呢？你在家中寄給我的一封信已經收到了；謝謝你，妹妹，我們是始終相愛着的，你何必說這許多客氣話呢？

你聽見外邊對於我的許多流言，這是不能怪你的，這也就是可以證明妹妹愛我的一片熱忱；但是，這事情我對你也不能不有相當的表白；不然，妹妹或許要誤會我的意思也未可知。

我同你說：妹妹，在前幾天，我在路上無意的看見了我舊日的表妹，我同她雖然隔別了好

幾年，但她的歷史我都知道的；她從學校出來後，她的行爲就浪漫不堪，她不負責任的同任何男性發生關係，她又不負責任的同任何男性脫離了關係，她最近不知爲什麼又從N地跑出來了！致于我同她的關係呢？聰明的妹妹是一定會知道的，這也無須乎我來辯白的了，我不過也是同她玩玩而已！她最近對我倒還十分忠實，但是我呢？我確實對她沒有絲毫感情，況且她從前玩弄了許多男性，我難道不應該也同她玩玩麼？我最親愛的是我的曼華，妹妹，我可以拿心割出來給你看
.....

張女士再不能看下去了，她感覺得一陣暈眩，險的倒在地上，她急急的離開了表兄的住屋，回到自己的寓處，倒在牀上就哭，在她醒來的時候，她知道已是夜深了。萬籟俱寂，天空中是幾點疎星，張女士想到自己的身世，淚珠兒禁不住像泉

湧般的流落了一牀。

她自從經過了這次的經驗，好像走到了人生的另一個邊境去的一般，她的神經類乎有些瘋狂的樣子。

下

張女士自從經過了那一會刺激之後，她的生理上突然起了變化，覺着自己確實已經有了病了，而且喉管內時時像有一樣東西要吐出來。

果然，這種變態的生活不到十天，她就有了吐血的疾病了。起先，張女士看見一個殷紅的血塊從她喉內吐出時，她並不覺得懼怕，心上反而有些釋然；她凝視着這個血塊，她恨不得拿自己的心肝也吐了出來，心頭方能鬆輕。

經了她的朋友的苦勸，張女士搬到 Y 醫院來住。

現在縈繞在張女士的心中的，已並不是怎樣的去想法對付人生，或者怎樣的去得到一些生的

安慰；而是整個的生與死的企求。她現在的頭腦確實比從前清楚了許多，她再想不到人海中去求什麼經驗，而是計畫如何的能將生命得到一個總的解決，總之，她已經萌了自殺的念頭了。

過去的事情，無論幽夢與狂歡，總是無休止的在她腦中迴旋。二十三年的寶貴的年齡，現在得來的是些什麼，不過是一縷輕煙，一縷輕煙而已！

張女士經過了醫生的診斷之後，已斷定她確實是肺病，而且已到了第二期了；於是，就加重了她想自殺的信念。

但是，自殺到底是取怎麼樣的方式呢？這好像是一個謎一樣的問題了，她不能知道自己到底應當走怎麼的一條路？自殺！怎樣去自殺呢？

“難道自己真沒有一點生的企求了麼？”

那時她的感情同理智還在互相的交戰。情感方面呢？這簡直隨即就有使她自殺的勇氣，而理智却又從旁的在監督着，一線的生的企求從她的理

智中發生出來，所以她猶豫不決，又入於絕對的矛盾的狀態中去了！

這天，是張女士到醫院來後的第十天了。是一個秋日的夜晚，繁星歷歷的佈滿了天空，月光斜透進張女士的病室中。

醫院位置在近郊，所以空氣十分新鮮，張女士常常在晚間得了醫生的許可之後到院外去跑跑，這天她又照例的走出去了。秋天的氣溫對於張女士是益發濃厚，她在這夜深人靜的郊外，伴着她的，祇有天上的一輪半缺的明月，和許多的星星，明月下照見她一個孤獨的影子。無數的往事又歷歷的湧上她的心頭來，她想放聲的痛哭一番，但是她竟鼓不起勇氣來。夜深時的一陣陣秋風襲來，她仍舊一個人回到了室內。

這一晚是輾轉反側的沒有成眠。

天明的時候，王女士來訪她了，這是張女士的一個好朋友。她走前來緊握了張女士的手，喊着姊

姊，姊姊，張女士無力的看了她一眼，王女士連忙的阻止她不要爬起來。

“啊，幾日不見，你却瘦得這個模樣了！”王女士微帶感傷似的說。

“真的，韻妹，我老實不想活了！我想自殺！”張女士很坦白的同王女士說。

“呵！爲什麼？”王女士驚嚇得絕叫起來。

“是的，自殺是不好，我也覺得的，不過，幾年來我在社會上的打滾流浪，已經消失了我生的勇氣了！我覺着生與死本來沒有什麼分別，與其現在活在世上多一分麻煩，我甯可去死了倒乾淨，韻妹，你不用爲我悲哀，我現在就想照了我的計劃去實行了！”張女士從病牀上很興奮的坐了起來，看她的樣子，恨不得隨即就想自殺了倒覺痛快。

“這決不行的，這決不行的，自殺是弱者的行爲，是怯懦者的逃避的地方，你以前的經歷，雖然織成了你現在的痛苦的生命，但我以爲你還不致

走到這條絕路上去，你總還有生的企圖！你的年齡還輕呢，青春的火焰尚未熄滅，我們總應當再去燒焦一個男性的嘴唇的！你的青春之花正應當慢慢的怒放起來，你不應當這樣消極，我們要生，積極的生！”她說了這一大篇，在王女士當然是正在努力的活着，因為她現在正是被包在幸福的圈子裏，她同 Y 君戀愛得火熱的時候，她當然鼓勵人家也是一同的要努力活着了！

而在張女士呢？這許多話好像是對她沒有關係的，因為她現在的環境同王女士的環境是在絕對的兩個不同的世界中。

王女士告辭的回去了！在臨去的時候，尚緊緊的握了張女士的手，勸她不要消極，不要自殺，應當努力的活着，前途的光明是要自己去製造的！張女士對於她的盛意，真是感激到了極點，兩人忍不住都流下淚來了！

王女士去後又剩了張女士一個人了，她到底

想要自殺，但是怎樣去自殺呢？她在死時再不願去嚐受到一些痛苦，她想要用一種科學的而又是藝術化的方法去消滅掉自己的生命。但是不是想學介川龍之介的自殺呢？她自己也不明白，到底要怎樣才好，這時候可又走到煩悶的絕頂了！而這煩悶已非是對於生的渴望和追求，而是生與死之間交迫的煩悶！

驀然間，張女士在無意中又照見了自己的影子，她照見自己的臉孔，雖然已比從前消瘦了許多，但是面頰上却益發顯得緋紅了，這正是她的美麗的肺病的象徵呀！她又不自覺的意識到在這樣的地步，或許仍舊能顛倒幾個男性吧？她忽然又有些興奮起來了，她又想一下就爬起來重新漂泊去，找尋男性們去報復。

她正在想得出神的時候，忽然覺着喉間癢癢地想有一樣東西要吐出來，正想爬起來出去散步，不料一陣暈眩，吐出了一口鮮血，她不覺失去

了知覺。

醒來的時候，看護婦正在同她量溫度，勸她吃一些牛乳，靜靜地安睡一下，張女士自己也覺得四肢乏力，不能動彈了！

從此她的身體就更加不支，更見虛弱了！她想這樣病弱之軀活在世上是反而多增加一些痛苦，況且她現在又空虛得一無所有，對於這世上更有什麼留戀呢？她已經消失了生存的條件了！她想當夜就自殺去！

夜晚到來了，她用了十二分的力氣得了醫生的許可，一個人走出了院門，附近有一條大河，她就想葬身在這河中，拿她的肉體和靈魂隨着波流洗去，那時的河水是澄潔而清爽，經了晚間的夜氣籠罩，河水現出一種暗綠的顏色，能葬身在這樣幽僻的地方，在張女士真是十分願意的。當她想縱身一躍，就此了結生命的時候，忽然又有一個念頭浮上了她的心頭：“我總還有生的企圖吧？”於是，張

女士又走回到病室了！

回到病室中，神經有些錯亂了，頭腦發痛，她益發覺得痛苦，她更有什麼生的企圖呢？外面是廣漠的無邊的黑暗，她真後悔那時沒有勇氣向河中一躍，可以了結了這個生命。

第二天，她又想尋求別種的自殺方法了！她想到醫院中是有許多毒藥的，她想拿毒藥毒死了自己，這種方法或者可以比較的減少一些痛苦。可是醫院中關於化學用的一切物品是一律鎖在一間屋裏的，旁人很難去找到，張女士沒有法子，就設法託別人到藥房裏去買了一瓶火酒，和一瓶銹水來。她拿這二樣東西盛在一隻杯裏，她凝視着杯內的液體，想拿起杯子向口裏倒下去的時候，但是覺得一只手乏力極了，簡直舉不起東西來，她鼓足了十二分的勇氣，拿起那隻杯子往上送的時候，不料手益發顫抖，杯子落在地上了，立刻打成了幾片，銹水和火酒也潑滿在地板上，幸而這病房裏只住着她

一個人，一時沒有被人看見，但是她心頭那時劇烈的變化真是到了極度，全身都顫抖起來了。她自覺的這是第二次的失敗了！

後來她的自殺的計劃已給醫院裏知道了，隨即就令她搬出去，不准她在院內住了！

她那時倒也沒有感到什麼，在當天就搬出了醫院。

出院後，她又應用了二種自殺的方法，但是都同樣的失敗了，她知道自己自殺或許已不成功了，可是活着又無希望和勇氣。出了病院又滿一星期了，盤旋在她心中的，仍是生與死之交迫。而自殺的意念却仍舊在她心中打戰着。

但是她到底走那裏一條路呢？

一九二八.十二,十三夜於昏樹中草成.

厭 煩

菊平的性情近來益發變得暴躁起來，他的四週圍好像擠滿了毒視的眼睛，使他對於一切都生了厭惡的心。

妻的態度也對他變了，他漸漸地覺得。以前，在他們未結婚的時候——那不要說了，當然是最甜密的時候；即結婚後，當他尚未脫離政治生活的時候，他每天從政治部回到自己的小家庭裏，妻總

是帶着笑臉來迎他，家庭中是充滿了熙和的情調的，一天的疲勞，在那時也就可完全忘得干干淨淨了。

“已失的狂歡是追不回的了”。他懶懶地嘆了一口氣，從他的辦事處走到了自己的寓所門口。

出來應門的仍舊是他的妻，今天的影像在他的腦門裏是更壞了。妻的冷冷的面孔，那種無力的頹廢的精神，更有那好像包含着冤氣的眼睛，更加重了他厭惡的心理。不要說以前他們在戀愛時期中的那種溫柔的笑聲和各人投射在各人面上的那種靈活的眼珠是再也看不見了，即各人的談話的態度也很帶了生硬的樣子，往往爲了一二句的談話，就引起了他的反感；竟致二人大吵起來，這種事件已經不止一次了。

“吃過晚飯了麼？”妻很和氣的問着他。

“吃過了便怎樣！”好像很厭煩的樣子，然而却因此引起了妻的反感了。

“我是好好的問你呵！你如果沒有吃，那麼現在家裏還有，如果已經吃了，也就算了，你何必這樣動氣呢？我又沒有來得罪你”。妻的態度顯然帶了一些乞憐的樣子了，而且聲音也有些帶沙。

“你總是這樣麻煩地來吵我，我沒有吃，我自然會去拿來吃；反正我已經吃過了，你匪了又有什麼用呢？以後請你少和我嚙嚙罷。我實在厭煩得很”。他的聲調雖然比前稍微溫和了一些，可是他的厭惡妻的表情却更可看得出來。

暫時靜默了一回。

妻終不得不開口了。

“菊平，真的……你……近來……的確……你的態度爲什麼……什麼變了？”妻恐怕觸動了他的怒氣還不敢直捷的一口氣說出來。在她的表情上是更顯得可憐了！

“我什麼，我什麼是變了呢？！”菊平顯然有些發怒的樣子。“我看你才是變了，你近來不是對我

很冷淡麼？老實說，我已受不過你這種帶有敵意的冷刺的迫襲了”。

“咄，是我冷淡你麼？你這樣一天到晚的不如意，試問我怎樣的同你熱起來。到底誰冷淡誰來？”妻的帶有冤氣的眼睛投射到他的臉上，使他益發暴躁和不耐煩起來，全身的血液都集中到胸口來，他竟大大地發怒了。

“好，好，是我冷淡你，是我冷淡你麼？那麼我們就離開好了，反正我們也總究不能長久登在一起的了”。他氣憤似地一口氣說出了這幾句話。

“離開也吧，我們中間已沒有什麼感情，已沒有同居的必要了。強居在一塊是多麼無聊，我看也還是離開的好”。妻說到這裏，觸動了自己的傷感，眼淚也不覺在眼角邊淌下來。

這場悲劇又是無結果的散去了。

菊平獨自的回到自己的一間臥室裏，好像四壁都生了刺一般，益發使他難耐和厭倦，他再忍受

不住這種侵襲了，便來回地在室中踱了幾回，一個心像在火裏灼焦一樣，從東面踱到西面，又從西面踱到東面，這樣也不知已有幾個來回了；最後，他終於倒在牀上，想借了疲倦的身體，求一個舒適的安眠。

然而，他又如何能入睡呢？剛一合眼的時候，便看見妻的冤恨的眼睛在向他直視，他勉強撥開了這個意境，行裏許多同事們的卑鄙的微笑又展開在他面前了。他再也擺脫不開這許多魔鬼的迫襲，只得從牀上爬了起來，捻亮了電燈，對着書桌坐下。

他的頭腦，已經覺得有些發脹了。

“啊，妻的態度現在確實對我變了，我回家的時候，冷淡我不要說，有時簡直要對我發氣，啊，啊……行裏也確實厭倦極了，一天到晚這樣機械地工作，最難耐的就是幾個同事們的卑劣的手段，和自己的性情是格格不相入的，這樣的人如何能一

天到晚登在一塊兒呢？……啊，這房子也不大好，環境太惡劣了，每天早上聽見刷馬桶的聲音，一陣陣的桂花香撲進鼻中來，晚上又是被埋在雜遼的市聲中，工作了一天的疲勞，不能得到一個比較能夠休息精神的地方，這非遷不可……二房東的女兒倒還不差……老張已有好幾天不看見了，不知他近來做些什麼？……”

這些雜亂的思想，儘在他的腦中翻騰着，他極力想要拿這許多雜亂思想組織起來，理出一個中心的頭緒來，然後一條條去設法解決；然而不能！他現在似乎對於什麼問題也不能有條理的去思索，他厭煩這個！他只能東西南北地胡亂瞎想。

他又在書案上拿了一本Golden Treasury想找幾首精美的詩句來讀讀，然而只翻了一翻，也便放下了。本來他對於這本書是差不多時刻不離的，他最愛裏面的詩句，每遇到工作倦疲的時候，只要找幾首詩來讀讀，精神就可恢復常態了。但近來自從

他的心緒顯了雜亂之後，便什麼都解救不了了。他最愛的詩集，也能只翻了一翻，沒有心思讀下去了。

時鐘已經敲過十二下了，雖然在鬧市中的市房，這時也已像死一般地靜寂，只是菊平的腦中却仍舊像萬馬奔騰一般，沒有片刻的安靜。

他這種對於一切都厭倦和暴躁的性情可以說在他去年脫離了政治生活後就開始的。他本是一個追求刺激的人，革命的怒潮拿他捲了進去，但不久這個怒潮慢慢的低落下來以致平息了，他也就幻滅了，在去年的秋間他就脫離了政治生活。

脫離了政治生活後，因為了生活的關係，他就不得不找一個職業；同時，他對於政治生活因為不能滿足他的理想，也的確生了厭倦的心；革命怒潮的低落，他認為就是青年的墮落。在那時，他同妻剛結了婚，愛的憧憬，的確能解救他對於政治的幻滅，所以他那時跳脫了那個圈子，倒也並不覺得

十分苦惱。他的理想的憧憬就是要組織一個理想的美滿的小家庭，同妻永遠度着甜蜜的愛的生活，忘去現實的一切煩悶。但這種理想不久也就幻滅了，他明白已經結了婚的人如果要像戀愛時期中的風狂般的追求肉感的享樂已是不可能了。而他的妻子也一天天對他平淡起來，好像以前的狂熱的刺激已經消失盡淨了，起先他是感到不滿足，後來感覺得妻的態度一天天對他平淡起來而且竟有些冷淡的樣子，他真難於忍耐了，時時說了幾句話，對於妻表示不滿意，不料反而引起妻的反感，並時時帶了幾句諷刺的說話，說他這一年來是一事無成，如果再不拿全身心應付到事業上去將來是非常危險的等等。這一來可真激動了他對於妻切實生了厭惡的心了。

他的職業呢？也是對於妻的態度一樣。他自從脫離了政治生活後，便在上海一個百貨公司找到一個會計員的位置，這種職業對於他可說是很適

宜的，因為他在大學的時候本來是進的商科；然而他自從被捲進了那偉大的革命的熱潮後，如何能夠安心來過這種生活呢？所以不久他便辭職了。後來又在一個中學校裏找到了一個國文教員的位置，這種生活可說是比較地對於他的性情適宜的了，然而他又嫌生活太枯燥乏味，沒有到學期終了的時候，便辭了職。後來又做過了幾次報館記者，公館教授等等事情，他感覺得沒有一件職業能夠使他安心地去做，可憐他的妻却隨了他東跑西跑，一年來實在沒有片刻的安定。

最後，他找到了現在的職使——在洋行裏當打字員，他索性甘心忍受最機械的工作了；當然的，不久他又厭煩了。

近來厭煩的心理更加濃厚了起來，真的，他覺得自己的路愈走愈狹，他生了對於一切人類都厭惡的心。

不久這個焦點便完全集中到妻的身上。他不

能具體的說明妻是對她怎樣的不好，但他的腦中總是存着這樣一個概念：現在是非和妻離開不可了。

東壁上掛着一張照片。這還是他同妻在結婚時拍的，那時的熱鬧和快樂又在他腦中重映了一回，同時益發增加他現實的幻滅和煩悶，他再不願讓這個歡樂的影子留存在自己的腦中，他本能地立起身來拿那照片取下，唵的一聲撕了兩片。

憤恨厭惡的心又在他腦中沸滾了一回，他最後決定非立刻同妻子離開不可，他們的決絕是事勢所必然沒法解救的了。

他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決定明天拿這個意見提出來，即日起同妻子實行離異。

現在菊平和妻子離開後已經有一個多月了。起先他和她離開的時候，頗感到了一些舒適的快感；心上好像的確是去了一件東西的樣子，自己像

大海中的一葉孤舟，可以任着自己的性情去飄流，不再受到一些牽掛了。他覺得現在已是一個自由的人，妻的討厭的態度和怨恨的說話也不再會在他的週遭環繞着了。

可是他這種快感好像一陣輕煙一般，不到一星期的光景，他又從新回復到舊時的狀態中去。

本來每回從辦事處回來的時候，雖然感覺得妻的態度是對他不大好，而家庭中總是要比較熱鬧一些，大家有時尚不免談幾句關係於家常的話，他雖然自覺得不能在妻的身上得到什麼安慰，但是總能在無形中可以使他勞碌了一天的精神得到少許的舒適的感覺的；現在呢？他每回仍舊是照例地從辦事處回來，然而光景是和從前大不相同了。出來應門的當然已不是他的妻了，有時是二房東，有時簡直敲了半天的門還沒有人來開他，這可以看出人家的不關心他的回來却是事實了。一走到房裏的時候，更使他孤寂起來，人是一個也沒有

了，也沒有一個人來同他招呼。早晨出去的時候放在那裏的東西，到回來的時候還是那麼的放着，可知是沒有人來動過絲毫。上面的天花板，四週的白水粉刷的壁，屹然的立在那裏，這使他過分的厭煩起來。他亟待要拿自己的悶氣向誰來發洩一下，可是現在是剩了一個人了，雖有悶氣，却去發洩給誰聽呢？

滿屋都是空虛，他的生活簡直有些飄飄盪盪的了。

他現在又痛恨起自己來，不該那麼冒昧就同妻子離開了，妻的態度雖然對他冷淡一點，但這也不能算爲離異的的條件呵！他覺得這實在是完全憑了一時的情感所致，他怎樣能對得起他的妻呢？記得臨別的時候妻還不是含了眼淚祝他前途保重麼？妻是決然不情願和他離開的，而他却憑了一時的情感竟和她決裂了。

想到這裏，內心起了劇烈的反責和感傷，他忍

不住淌下了眼淚來。

這幾天行裏也沒有心思去了，他告了一星期的假，但是到底做些什麼事情呢？他只是坐在家裏，忍受着內心的暴躁的迫襲，心裏計算的念頭也是雜亂無章的，忽而想到這裏，忽而又想到那裏，上下翻沸着不知有轉了幾千百個念頭，然而終究是沒有理出一個頭緒來。他只是有一個直覺的影像：對於妻是深深的抱着內疚。

天氣已是向晚了，他的胸膈內一陣隱痛，喉內像有什麼東西要吐出來的樣子，如果再登在這個房子裏的話，便說不定要作嘔了，於是他就拖了疲乏的身子，到馬路上去亂跑，回來時已經夜深了。

他又走到了s公園的門口，心上像是觸動了什麼，便毅然的走了進去。

s公園的夜景是很美的。幾片暗綠的浮雲，鑲了幾顆耀眼的疎星，籠罩住了這深秋的公園。園中的景色在依稀的電燈光下，顯出一種微黃的顫動

的色彩。一片沉寂支配着這整個的宇宙，

秋風帶着寒意吹拂到皮膚上時，很使人感到一陣戰慄，身體也不由得隨了秋風而震顫起來。

菊平帶了過度的悲傷在一棵枯樹影下的長木椅上坐下，靜對着這死寂的週遭，他的感情像血海也似的奔放出來。

“呵，呵，這不是我和妻初敘時的地點麼？現在，唉，會幾何時，過去的歡樂却已竟成了輕煙一般地散去了”。他拿頭微微的昂視起來，又看看地上的被微黃的電燈光照着的孤單的影子，心上的悲愁離恨，統通都爆發出來了。

這 S 公園正是菊平在去年春間同他的妻第一次相會的地方。那時真是風和日暖，滿園花香的時候，S 公園是多麼醉人呵，他在那時還同她認識不久，然而却已由友誼而進到戀愛的境界裏了。他們相約到 S 公園來聚會，記得他的妻那時穿了一件淺綠色的夾旗袍，面孔上深深印了二個暈紅的雙輪，

從她身上發出來的一陣陣的處女所特有的香味，她的輕飄的頭髮拂着他的額角，他那時是完全沉醉在她的懷裏了。他的青春的火焰，也是給她燃燒起來的，像烈火一般的熾盛着。

後來因為政治的變故，他就借了未婚妻（就是現在所離異的妻）一同到了江埠，度着興奮熱烈的醇酒似的革命生活。

往事的輕煙在他的腦中輕輕地撥起，真像是一場夢呢，而且這個夢也未免醒得太快了，反成了事後的惆悵和煩燥。

秋夜的涼露侵襲着他，過去的幸福的影子總消褪不去，頭部却已像鉛球一般的沉重而發脹起來了。

他走出園門的時候，好像背後有什麼聲音在和他說：“去吧！去吧！這個園是完全準備給幸福者來消遣遊玩的，你現在已是一個不幸者了，所以以後請你不要再來吧！”

他對於這個公園用憤恨的眼光看了幾下，就獨自的走回家去。

家裏是仍舊這樣空虛和寂寞，夜已深了，他雖然勉強的躺到牀上去，可是他的腦袋仍像飛輪一般的不絕地在翻沸着。

“我今夜是準定要失眠的了。”他想到這裏，索性坐了起來，任便自己的神經做什麼動作吧！

他本能地用手在抽屜裏亂翻，忽然一件東西在他眼前一閃：“呵！這不是妻的戒指麼？她走的時候如何沒有帶了去呢？”他又被這個意象觸動了他更大的感傷了，他底眼淚便像珍珠一般地滾下來。

“呵，呵，這一回我到底是太不應該了！我同妻到底是有了相當的歷史的，如何能憑了一時的情感便和她離異呢？這實在是太對她不起了！”他從感傷而懊悔起來，一顆心好像在沸熱的油中煎着一般地難過，他環顧四週，茫茫長夜，到底向那裏去呢？

到那裏再能找到他的妻去重溫舊好呢!

一九二八，一，一七，于上海。

沒落的靈魂

—

秋日傍晚的天氣十分清涼，人們耐過了酷虐的夏天，到秋天是益發覺得困人，大家都有昏昏欲睡的樣子。

M山的近傍有一條溪河，河旁有一片平原，Y師第三團的全團官兵，就駐在這平原上，搭了幾座

營帳。第三團的紀律素來是很好的，所以行軍起來並不宿居民房，甯可露宿；況且這一次因為兼程並進，在一月之內就要到 C 城的緣故，向民間更是秋毫無犯。

這一回聽說前方有敵兵，所以暫且在這 M 山傍住下；一方使人去探聽消息，一方準備實力去和敵方對仗。這一天已是住在 M 山的第五天了！

M 山的風景素以秀慧著名的，而近傍的一條溪河，益發點綴成這幽美的地點。夕陽晚照映到這雨後如洗的 M 山，這一座小小的山就像出浴的仙子一般。有人批評山是莊嚴，水是柔輭，然在 M 山却並不這樣，這一座矗立在溪旁的小山，就像美人一般地妖媚，一些沒有莊嚴的氣象。另一緣故，却也是因為這座山是跡近南國的緣故。所以無論什麼人到了這個地方，無不儘量的去欣賞和遊玩的。

第三團的兵士一路行軍到此已有二十多天，在路上真是沒有得到過一刻的休息，有時一個

命令，從睡夢中還要被驚醒，爬起來趕路，或是打敵人，所以可說一路上是吃盡了千辛萬苦的了。到M山的時候，據探子說前面有大隊的敵人在守候，所以這一團人馬便不得不暫在M山駐下了。這也可說是兵士們的幸福，走了二十多天，算得了一個休息的機會；雖然前途的危險還是不可預料，然在目下總算是實行在M山傍休息了。

這一團兵士都是年輕的有學識的革命青年，他們是真心爲了革命所以才入軍隊的；但他們入了軍隊，一方面是受着嚴格的有紀律的軍事訓練，一方面有時是仍舊脫不了少年時代的浪漫習氣。他們兼程並進了二十多天，這時已經疲乏極了，幸而遇到了休息的機會，雖不致於破壞軍中的紀律，但是，在這秋天的月下的黃昏，便常常有三三兩兩的兵士，在M山近傍徘徊賞玩了！

宋超是在團中擔任政治工作的，他隨軍出發，以不很強健的體格，隨着兵士們吃同樣的苦，但是

他的精神却十分康健，因為他相信精神能夠駕馭肉體，所以雖然受了許多辛苦，他的精神上仍舊覺得愉快萬分，他的革命性益發興奮熱烈，他在營中有“我們的仙子”的綽號，因為他年紀很輕，面孔却生得十分漂亮，情緒也十分健全，從未聽見他怨恨過誰，也從未曾聽見他說什麼消極的話。他真不愧為是團中的驕子呵！

這天，他可煩悶起來了；在向晚的時候，他一個人走出了營帳，跑向M山去。走過了一條迤邐的小徑，便是走向M山的大道，秋日的晚風吹來，使山旁的幾棵古樹搖擺不定，夕陽晚照落在幾棵樹上，樹葉便閃作金黃色，在晚風下顫抖。

超沿了大道走上山去，在一塊黃石上坐下，看看天邊的落日，和濺濺的流水，他想在這裏約了幾個朋友來 Picnic，那是多麼富有詩意的事呵！可惜，他的肚中現在藏着滿腹的心事，他那裏再有什麼心思和朋友們來Picnic呢？

坐了一刻，他忍不住又拿起袋中的信來看。

“超哥：

分別了一星期了！你知道我是沒有一時一刻不想念你的呵！從你走後，這世界整個的變成荒涼的了！這裏一切依然是如此，只不過少了我的哥哥呵！我白天想念你，我的心上是沒有一刻的甯靜；我晚上夢見你，和你抱着在Kiss，及至我驚醒的時候，方知是幽夢一場！我的親愛的哥哥呵，你知道自你走後，我是夜夜哭醒，天天以淚洗面的啊！

現在已經秋涼了！我喜歡這秋天的夜間，這充滿着濃郁的詩意的晚間！在月明之夜，我徘徊在廣場之下，明月照着我，只是我一個孤單的影子呵；哥哥呵，我想起了我們以前同在星月交輝的黃昏下散步，晶瑩的月光，照見我倆雙雙的影子，我忍不住眼淚流滿了胸襟，但是，又有誰看見呢？

一星期了!一星期了!哥哥，這樣悠久的歲月嘯!我一個人是再不能耐着空漠的悲涼的心懷了;這種生活是什麼生活呢?哥哥呵，你一定能夠原諒我的!

你能夠隨即回來麼?我知道這或許是辦不到的。但是，你在出去之前，你是曾經和我說過的，你是情願爲了你的妹妹而犧牲一切的，我知道哥哥是很能體諒我的，那麼，我就請你快快回來吧!哥哥，快快回來吧!回到我的懷中來吧!我再不情願你去幹着這種冒險的事情，我們家裏又不愁穿吃，你何必出去冒險呢?我真不明白你的心，哥哥呵，我請你隨即回來，重度我們甜蜜的生活;不然的話，我將要……唉，不說了，反正要牽動了哥哥的悲情;一切，哥哥是聰明的，能夠體驗得出的，你只要看我這張信紙上是流了多少的淚痕呵!

.....

祝你快樂地飛歸！

熱望着你的流淚的妹妹郁芬”

這封信經了不知有多少的轉折才到他的手中，因為他行軍無定，所以寄信也沒有一定地址，這封信是在 N 城的朋友特地使人送來轉給他的，所以到他手裏的時候，已經隔了好幾天了！

超呆呆地望着這封信儘在出神，無數複雜的思想在他心中迴旋着，他真不明白自己這樣一個革命的青年也會走到歧路上來了！

“回去呢，不回去呢？”

信中的一種少女的溫軟的柔情縛住了他的鮮紅的赤心，他真覺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到底應該怎樣呢？”

彷彿郁芬的面孔又展開在他眼前了：那是一個像天仙般的美人，一個青春之花正在開放着的少女；她的有力的紅脣可以吞去青年們的聖潔的靈魂；她的柔軟的頭髮可以縛住青年的心靈。在這

一封信裏是怎樣地充實着一個少女的鮮紅的心靈呵！他想到這裏，他的心忍不住在跳，他真忍不住立即要飛到她的面前去和她親吻呢！

“唉，我到底應該怎樣呢？”

他反覆地問了一句，究竟不知怎樣才好。他想到如果立刻拋了這裏的工作回去吧，那麼，沒有幾天就可重回到自己的故家了，幻想到那時候愛人是怎樣地歡迎着他回家，一定是攆了他的手，一同回到房裏，二人親吻着，安慰着，甜密的夢是又將開始，愛人兒是依然在他的懷中，這是如何的幸福的生活呵！他想到這裏，他下意識地微笑了。但是，一想到革命的前途，自己對於政治的運命，他又只能呆住了！他想：那怎麼能行呢？！況且，他想到自己是爲了革命而出來的，現在經歷了千辛萬苦已經到了M山了，不久就可到C城，這正是千鈞一髮的時候，整個的革命的全盤計劃完全在此一舉了，自己如何能中途脫逃呢？不要說對不住許多民

衆和同志，而且又如何能對得起自己呢？

“如果中途離棄了，就無異乎宣布我政治的死刑。政治的死刑是比自己肉體的死刑更要利害呵！”

他想到這裏，他真實地感得很有些悚然了。況且如果這一次脫逃之後，自己以前對於革命的一些功績也要全功盡棄了，以後再不能算作革命途上的人了，他有些恐惶。他的頭腦有些昏了，事情愈想愈矛盾了，衝突得也益發利害了！

後來，他又奮激地想：“爲了革命是應當犧牲一切的！什麼愛情，什麼妻子，在現時的真正革命的人都不應當談到的！自己既然獻身於革命，便一切都應該爲革命所有了！這種個人主義的自由幻想是絕對不應當有的！革命成功了才有真正的愛情可說呢！”

他的頭腦的確很清楚，他的理論也絕對正確；可是儘管理智在想着這邊，而感情却又轉到那邊

去了。

“呵，愛，這是應常用全生命去交換的！爲愛而犧牲，在自己也覺得很願意。這一次出來，我的確是太對不住郁芬了！她正不知如何地在悲傷呢？！這都是我的罪惡！我爲什麼不在她的溫暖的懷中，而要出來受苦呢？！我是不應當出來的！我應當急急地回去安慰她，沒有她我能生活麼？”

超的感情完全轉到郁芬那邊去了！他的心頭像有無數的小鹿在撞他，他痛苦焦燥得快要發瘋了。

他想到他的愛人是如何如何地美麗，如何如何地溫和，他不自覺地喊起來了。“我的妹妹呵！”一陣冷風吹來，方才意識着自己仍在這淒冷孤獨的M山上。

暮靄已漸漸地罩下來了，孤冷的一輪明月，高高地掛在天邊，M山的週遭是死一般地岑寂。

忽然一陣緊迫的歸隊號，拿超的意識驀地覺

醒，他急忙奔下山去。在下山的時候，他重復堅決地有這樣的一個決定：

“我是非回去不可的！”

二

一九二七年的中國的革命，開展了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一頁，民衆們都從睡夢中覺醒了，大家都來參加這個偉大的運動，以求自身的解放。

W城是長江下流的一個小城，那時候也給這偉大的潮流激盪着！大家都熱烈興奮的起來參加。到了四月期間，革命軍果然到了W城了！

宋超那時候剛剛脫離了學校生活，隨即就給這個潮流捲了進去，那時候他的熱血是怎樣地沸騰啊！他的生命是正確地想一心一意供獻給偉大的革命的！也可以說他的每一個細胞都爲了革命而生存的了。

宋超真是一個可愛的純潔的革命青年呵！

他對於工作可說是十分地熱心的參加的！差不多每一個運動，每一個集會，都有他在裏面。尤其是每一星期開一次會的全城的民衆團體聯席會議他是沒有一次不出席的。他代表的工會。

這天是照例的開第五次的民衆團體聯席會議，忽而婦女協會改派了一個代表，所以別的代表就同大家一一的介紹。

“這是宋超同志，工會的代表；這是密司萬，萬郁芬同志，婦協方面新派的代表，以後她每次都出席”。婦女協會方面其他的一個代表同超介紹。

本來，這個會多了一個女同志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而在宋超方面呢？更不應當引起他什麼微波了！因為他現在是專致力於革命，其他的事好像一切都不關他事似的，更那有工夫來管到什麼戀愛問題呢？況且，以前的幾個婦女協會的代表，他不是也一無動心麼？可是，這一次却有些奇怪了！他自己也不明白起來了，他的如古井般的心

情，對於愛的淡漠的心情，却爲了郁芬而燃燒起來了。

當婦協的代表在同超介紹的時候，他發覺這樣的一個女性立在他的面前，他感得自己有些渺小，他完全給她的美麗攝住了！

這一次的會他沒有好好地發言，他開始給這個女性打動了心，他不能自己地去想着她，看着她。

散了會回來，超的心是完全給那個可愛的女性的影子所煎熬住了，他覺不出自己到底是怎麼樣一種心情，好像現實的生活是真切地感到空虛了。他的心情開始動搖，而且覺得苦悶。

平常他總是這麼想：革命成功了才能解決性的問題，所以可說他對於戀愛是很抱了一種淡漠的見解的，從他的經驗上說，他看見的女性雖多，但是總引不起一些的微波；許多朋友們在鬧着戀愛，他總是站在旁邊冷視；有時他還會罵他們，說在革命的時期鬧戀愛是會妨害到工作上去的；有

時他又譏視他們，覺得拿這樣整個的生命去換所謂戀愛是很不值得的，他認為戀愛根本就是什麼東西，結果不仍舊是一些幻像，那麼何必去熱烈的追求呢？朋友們都很佩服他的思想，他自己也認為這是一種正確的人生觀。

但是，他現在算什麼呢？他的心完全給那個女性吸動了，而且近乎有些難忍了，他很不情願自己捲到這個旋渦中去，但是他的感情只是像一陣火焰般的要熾盛起來了。他真有些忍不住了。

天天經常所要做的事情，他也拋開了，平常抱着生活要緊張化機械化的他，這時才自己也沒有法子去克制了。他本來是最浪漫的人，但是，現在的他不能不說是浪漫呵！

他熱望着下一次的聯席會議早一些到來，這一次開會的時候，他無論如何要想法找機會同郁芬談話了。因談話而漸漸的接近起來，因接近而能結交成親密的朋友，因朋友的關係而進到戀愛

的程度……這就是他現時的一個前面光明的憧憬。

第六次的民衆團體聯席會議很快的到來了。超今天特別去得早，他想在未開會之前，找了一個機會來同郁芬談話。但是，當他到的時候，不料已有幾個人在那裏了，而郁芬倒反而還沒有來，他的心給焦燥煎沸着，無法去拿自己的情緒平服下來。

直到將要開會的時候，郁芬才來了，超是當然沒有機會同她預先談話了，後來就正式開會。

會議中討論到宣傳上的統一辦法，這是一個很緊要的問題，因為各團體都感到宣傳的不能統一，宣傳的力量就不能集中，往往甲團體用了這樣的標語，而乙團體竟有相反的標語出現，在他們自己原是無意的，而在宣傳上的效用却完全失去了！

大家商議了一會，覺得實在沒有一個妥善的辦法以補救這個缺憾。

那時，郁芬立起來發言了：

“各位同志，剛在所討論的關於宣傳上的統一問題，這我也覺得很是要緊的，尤其是在這初期革命的階段剛剛展開的時候，不了解革命的意義的民衆是很多的，我們非要用統一宣傳的辦法不可。拿自己的力量集中起來，以引起民衆的注意和覺醒，使他們一同來參加這一個偉大的戰鬥，以求獲得人類的真正自由。現在我想到一個辦法，不知各位同志贊成不贊成，就是爲了這個宣傳問題，我們特別來組織一個委員會，一切的標語口號都由這個委員會來擬定，分發到各團體，這樣一來，我想就不會有矛盾的情形發生了！不知各位同志贊成麼？”

郁芬一口氣說完了這許多話，面孔已經脹得緋紅了，她的活潑的態度和激昂的詞鋒，十分的可以證明她是一個英雄的女性的表現。

於是，超立起來發言了。

“各位同志，剛剛郁芬同志的意見，我完全贊

成！我覺得非用這個辦法，就不足以統一宣傳，那在革命的進程上是有很大的防礙的！……”他說話時十分興奮，面孔脹得很紅，許多出席的代表都拿二只眼睛直視着他，他本來再想說下去，後來發覺全會場上的人都在注意他，他覺得自己好像做了虧心事一般，自己的祕密完全給人揭穿了，彷彿有人在隱隱的譏諷他：“我們已經完全知道你的祕密了，你的目的原來是爲了郁芬呀！哼！”他想到這裏，感到一陣羞澀，下面再也說不下去了，於是就坐了下來。

幸而超的預測是不正確，會場上的人並沒他想像的可怕，這個問題竟全體通過了。

又經了一番討論之後，議決委員會的人選由每一個民衆團體推派一人爲委員。當然，宋超和郁芬都做了這委員會的委員。

超那時的心裏當然是十分欣喜，因爲他覺得和郁芬中間又加深了一層的關係了。

當天回家後，超的心上一直被郁芬的影子所繫住，他為歡樂和憂懼的情緒縛住了，自己完全不能自主。

他想到自己在這樣的焦心的想念她，企圖得到她的愛，但是不知郁芬對於他到底怎樣；對他沒有心思呢，或是也像他一般的想念他呢？如果不幸而自己的理想落空，那時該怎麼辦呢？不是自己將要陷入一種絕望的境地了麼？呵！到底應該怎麼辦呢？這是他一直在焦心着恐懼着的。他又想到，她或許已經是愛他了，只要看在會場上的時候，她對於自己不是最注意麼？那時她提出了要組織宣傳委員會的時候，超不是第一個附議她的意見麼？郁芬好像對他投了一個欣喜的微笑，表示十分滿足的意思。這許多他認為就是郁芬對他有意思的表示。他又微笑了，好像有充實的生命力在推動他，鼓勵他，那夜他正正的沒有睡眠，完全生長在理想的國度裏。

因為他在牀上睡不着，在天尚未破曉的時候他就爬起了牀，一個人踱出門外，向郊野走去。

晨寒侵襲着他。初夏天氣的天明是很早的，這是剛剛五點鐘，天已大亮了，郊野中的空氣又是十分新鮮，他一頭迎着鮮紅的太陽，一夜不眠的發脹的頭腦清醒了許多。

遠近的幾個大煙突正在冒着濃煙，這時正是工人交班的時候了，一羣羣的工人，手裏提着飯籃向那邊走來；他們身上都穿着極樸素的衣服，面孔大都是黃瘦的，表示他們是在機輪底下過生活的一種徵象。有的年老的女工的手裏還抱着一個小孩子，一邊在哺乳，一邊在向前走；有的童工看上去年齡還不滿七八歲；這一羣羣，這一羣羣，又深深打動了超的心坎。

他覺得唯一可尊敬的確是工人。唯有他們才正確會負着世紀的重擔向前走的；自己算什麼呢？自己實在太對不起許多勞苦的工人了，明明借

了一個革命的名義，在做着其他的不相干的事情呀！這樣算是一個革命者麼？

“我如何能在革命進程這樣的緊張的時代企圖講究戀愛呢”

超又陷於矛盾的意識中了。

三

出於超的意想之外的，不料他同郁芬的戀愛的進程會如此的快，在一星期之前超尚陷在一種虛無的苦悶中，而現在已經進了幸福的氛圍裏了。

原來他們兩人同做了宣傳委員會的委員以後，接近的機會就益發多了；超是有意要同郁芬去接近，而郁芬呢，以從未有戀愛經驗的女性，當然是容易同男性發生關係。他們經過了幾次的談話之後，就直接由友誼而進到戀愛的境界了。

常常在超的口中說出來的因了戀愛而將妨礙革命工作的說話已很久不說了，他的全部的靈魂

好像已給女性的靈魂吸收去了。他的心思完全用在戀愛上面，只如何才能在郁芬的面前表白自己的真誠，拿自己戀愛怎樣地去輸送到郁芬的靈感裏，怎樣去防止有第二個人去愛她……他拿全部的精力完全用在這上面去了。他有時也想到自己工作的重要，革命的需要，解放被壓迫民衆的迫切，但一想到他的愛人時，心就冷了一半了，有時往往正在做一件工作的時候，忽而又想到郁芬了，連忙拿工作停止了去計劃寫信給她。

時鐘一敲過四點，好像有東西在牽引他的，再也不能留在辦公室了，也不管當天的事情做完沒有，急忙地回到了家裏。因為這天是有郁芬的約會呵！

當超走回家去的時候，郁芬已在他的一間小書齋裏了，看見了他，故意要同他開頑笑似的，拿頭偏了過去。超連忙的走了上去，在她面上深深地一吻，口裏喊着“好妹妹，好妹妹，累你久等了。”超

一面說一面就拿一個文書包放在桌上，自己也在沙發上坐下。

“誰叫你到這時才回來呢?!我真等得要命了!明天罰你告假同我玩一天”。郁芬說完了，面上映出一個笑紋。

“這是因為我今天的工作忙呵!下次我一定早一些回來。妹妹，你是深深知道我的，望你恕我”。超的勇氣在郁芬面前是完全失掉了，他像求饒似的同她說着。

“只有你們工會裏的事情就分外來得忙，像我們婦女協會到下午就沒有事了!”

.....

“誰叫你去幹工會的事情呢?”

.....

“你不看見駐在我們地方上的 X 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多麼好，每月拿的錢也多，而且名譽也好聽”。

.....

“哥哥，我說你真是一個傻子，工會裏是最苦的事情呀！你如果能夠到了政治部，我也有了名譽……”

超給她說到沒有話說了；並不是沒有話說，是恐怕說了之後會惹動她的怒氣，所以終於不敢說出來了。

以後郁芬每次來的時候總是同他吵着這些事情，極力勸他想法活動，最好能到政治部去。簡單說一句：假如超不照郁芬的說法，她實在要不愛他了。

超常常為這個問題苦悶着，他起先不料這個女子對於革命的理解會這樣的不澈底呵！她原來是完全給虛榮心蒙蔽住了，她的革命是小姐式的愛慕虛榮的緣故，並不是真正有了覺悟後的革命。她的心目中只有掛皮帶的軍官，有名譽有地位有金錢的所謂革命的偉人。

“唉，我的確認錯了人了！我這樣的決心爲了革命，幹着下層工作實在是和她的理想衝突的！”

他在理智上的確已否定了她，這樣的女性，原來是要和他的思想發生衝突的，而且是妨礙他的工作的；但是在感情方面呢？他就完全沒有辦法了，他簡直可以放棄一切，只要能夠得到她的愛。

他一天到晚在這種矛盾衝突中交迫着。

一天，他正在辦公室起草着一篇某工會的成立宣言的時候，突然一個勤務兵拿進了一個字條給他，他連忙拆開來看：

“超哥，見字望即到公園一敘，我在那兒候你。郁芬字”。

他的心怦怦地跳了，去呢，不去呢？如果去的話，這裏的工作不是要停頓了麼？而這篇宣言又是很要緊的，這個工會明天成立的時候要用的呵；然而如果不去呢，那一定要傷郁芬的感情，她一定要怨他了，非特怨他，或許要和他破裂都說不定呢！用

麼近來日夜在夢魂中所繫念的愛不是完全要消滅了麼？這不啻是宣告自己的死刑呵！沒有了愛，這生活便像沙漠了，更何必活在世上呢？！“我現在所日夜追求的，不是一個愛麼？”他想到這裏，他是決心要去的了。

“但是這篇宣言叫誰去代替做呢？”

“好，馬馬虎虎找一個人做了吧！”

超於是找到了組織部裏的陳同志，想請他代做一下。

“陳同志，對不起，這篇宣言請你代勞一下吧！我因有要緊的事情，今天要早一些走。”超帶了哀懇的口氣說。

“宋同志，不是我來說壞你，近兩星期來你的確不對。我看你總是心神不定的，你到底是否真心爲了革命呢？”陳同志鐵青着面孔對他不客氣的說了這幾句，使超的心上滿是慚愧和不安，他也明知自己這種行爲是不對的，但是他自己現在是完

全沒有力量支配自己啊！

他也不管陳同志的答應不答應，口裏連說了幾聲“對不起，對不起”，就一徑走出大門了。

走到公園，郁芬已泡了一壺茶坐在那裏。看見超來了，面上顯出快樂的表情，迎了上去，讓他一旁坐下。

於是超就問她叫自己出來有什麼事故，不料出乎意料之外的，郁芬竟作了這樣的回答：

“有什麼事情呢？我一個人出來玩太悶了，所以就約了你一同到公園來談談”。

不知郁芬這樣輕輕的幾句話，却確實的妨礙了超的實際的工作呵！但是超在她的面前是完全不覺得了，他將自己的工作完全忘懷了，現在在他面前的只有這樣一個美麗的女性。

這時正是夏天，郁芬穿着一個淺綠色的旗袍，兩只白嫩的手臂有半隻是完全赤裸在外面。下面穿着肉紅色的絲襪，襯着黑漆的跳舞鞋，一陣風

過，拿她的旗袍的邊緣輕輕地拂動，就可隱約地看見一條緋色的短袴，在夕陽下顫抖。更有她那輕飄的秀髮，暈紅的雙頰，襯上面部的兩個笑頰，益發使超心醉。他們也不顧在許多人的面前，竟實行Kiss起來，一陣電流流轉到超的過身，他完全像在夢裏一樣的享受着肉感的快樂。

“妹妹，你愛我麼？”他們經過了一回瘋狂的醉吻之後，超有意無意的問她。

“我永遠是你的了，超哥，……”她握緊了超的手，以下再沒有說下去。

“那麼，你幾時才可和我同……居……呢？”

“你現在的生活費 這樣的少，我能和你同居麼？我不願增加你的負擔……”郁芬說到這裏，似有些嗚咽的樣子了。

“但……是，我能……想法……呢！”超明知是沒有把握的，但他不得不這樣的說出來。

“想法，怎麼能想法呢？反正你在工會裏是總

難……”

郁芬的話還未說完，超知道又提到這個問題上來了，連忙就接下去說：

“我正在想法呢！芬妹，我有一個朋友在政治部裏，他正要介紹我去做宣傳部裏的編譯處長，我現在尚未答應，正想來徵求妹妹的同意呀！妹妹如果喜歡的話，我就脫離工會好了！”這許多話其實是空想的，不確實的，但爲了要取悅於愛人起見，不得不這樣說呀！

“那好極了！你就趕快進行吧！豈有有了好位置不去之理呢？！”郁芬笑起來了，超是完全給她沈醉了。

天色完全暗了，郁芬急於要回去，這天，他們在臨別的時候約定：超如果到政治部去的一天，就是他們同居開始的一天。

這一天總算在歡樂中過去。

回去後超獨自的坐在房理，無數的思緒如亂

麻般的襲到他的腦膜上來：

“難道我真是自絕於革命麼？難道我真是自絕於民衆麼？革命應當深入民衆，工會的事情正是革命者最好的工作機會，我如何能放棄呢？我難道真正爲了名利而去革命麼？我自信我是有覺悟的青年，我是決不會被什麼所誘惑的。但是，我現在算什麼呢？我真的是這樣的懦怯麼？爲了戀愛就不要革命麼？！這是絕對錯誤的！”

理智在嚴厲的斥責他，不讓他走到歧途上去；但感情的鞭子也益發利害了，他的全部的靈感快要給熱潮燒焦了。他覺得一刻也不能緩的需要同郁芬同居，不然，他的靈魂好像沒有歸宿一般的空虛。他簡直有些難耐了。

他爲了這個事情以致天天失眠。

.....

一星期後，總於由了別的友人的介紹，超在政治部裏當職員了，同時他同郁芬也開始了同居生活。

四

現在超的靈魂上是有了歸宿了，他完全是在一個幸福之園裏生活着，一切煩惱，一切不如意的事，現在是完全沒有了！他否認革命同戀愛是衝突的，而且說有了戀愛方能增加革命的勇氣，有了戀愛，革命性才能持久，這是他最近的確切的理論。他也常常爲了這個問題同朋友們辯論，朋友們有許多人是反對他這種意見，以爲在革命的過程中是不應當有戀愛的行動的，因爲如果社會上的整個的問題沒有解決，戀愛問題是不能單獨要求解決的，所以在這個時代只能忍着痛拿革命完成了，兩性問題才能整個的解決，這是他許多朋友們的意見。但超極力否認，他認爲雖在革命的過程中，也能談戀愛問題，而且相當能得到滿意的解決，他更可拿自己的事實來證明。所以近來他的思想上便常常同朋友們發生衝突。

有時他自己也覺得頗有些苦悶，因為他現在的愛人，完全不是他理想中的女性。郁芬完全是一個感情富於理智的神經質的女子。而且在思想上也是十分錯誤的，因為她對於革命的觀念是完全爲了出風頭，爲了時髦的一種裝飾品；同超的有了真切覺悟之後才踏上革命的戰線上去真心爲了被壓迫民衆的利益而努力的意見是不同的。

因了這許多緣故，他有時也感覺得異常失望；他自己下意識地感覺到現在的愛人就像是一條線拉住他走向反對的方向去。但他又覺得自己的愛人雖有這幾項弱點，實在的遮不了她原來的優點。思想上有什麼不對是可以慢慢地勸導她，感化她的，只有面貌才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然而她現時的面貌的確是怎樣的美麗呀！想到這裏，他不覺釋然了。

起先他認爲工會是自己唯一的工作目標，幹革命要向最下層去幹；但他到了政治部裏後，這種

思想也就漸漸的改變了，他認為政治部也是革命者工作之絕好機會，而他現在在宣傳部裏做事，負着宣傳民衆的責任，益發覺得這種責任之重要。他現在是努力在政治部裏工作。

這是他倆同居生活開始後的第二個星期了，天氣已由夏天而轉變到秋天，酷烈的溽暑漸漸過去了，金風送爽的天氣來了；週遭的環境是充滿着一種秋的情調。忽而晴天一個霹靂！他們的軍隊因了革命情勢的轉變不能再駐在原地了，而且要立時開到 C 省去。超是改派到第三團裏擔任政治工作，而第三團却是命令儘先開拔。

超自從得了這個消息之後，好像頭上淋下來的一盆冷水，一直冰到腳上。本來他拿整個的身體都獻身給革命的人，不要說軍隊開拔到 C 省，就再遠一些的地方也不要緊，可是他現時是有了牽制了，因為他現在已有了郁芬，在事實上是不能帶郁芬一同走的，但是單獨走又如何能捨得呢？再不

然，只有辭去政治部裏的一個職務的方法了，然而這是斷斷不行的，自己在革命上已有了相當的歷史，怎能一旦中途放棄呢？！他心裏真是躊躇滿志，徘徊歧途了。

後來他想這個問題非得直接同郁芬商量不可，或者她也許能原諒他的苦衷而放他去，況且他平常是反對戀愛同革命會發生衝突的，那麼這一次也不應當有什麼問題呵！他計畫自己怎樣拿激昂的話來激動她，那時她一定可以放自己去了，而且或許更會鼓勵他去呢。

但是，完全出於他的理想之外了，他回家後大胆地拿這個問題提出來要同郁芬商量的時候，他的話尚未說到一半，郁芬已經哭起來了。

“你走，你走吧！現在已經到了手，你可放了我一個人獨自走了！……反正我生來是一個不幸者了，你走了之後我也就可以去自……殺……了！！”

她說到這裏，儘伏在超的懷中哭泣起來，一滴一滴眼淚滴落在超的手背上，那潤滑的，白嫩的臉頰，貼近了超的胸脯，一陣陣少女的幽香從她身上蒸發出來，這樣的一個嬌弱的淚美人，那能不叫超動心呢？！

“妹妹，妹妹，你快不要哭吧！我本來是同你商量呀！我並不是一定要走”！超吻着郁芬的臉頰，語調中帶着哀求的口氣了。

“那麼，你就不要走，你趕快到政治部去辭了職，我們不愁沒有生活的地方，前幾天婦女協會方面要來叫你找一個初中的教員，我因無適當的人也給我回絕了。你如果脫離了政治部，找一個教員實在是很容易的”！郁芬帶了十分堅決的口氣，簡直有些威脅的樣子了。

一剎那間在超的心中理智和感情的衝突到了不可忍的程度，他知道再說下去是一定沒有結果而且益發要使他苦悶和痛苦了。於是只得趕速收

拾了這場談話，超假托着說：“妹妹，這個問題且隨後談吧，我現在力乏得很，我想去睡覺了呢！”

這一夜，超假托了不舒服的名義，和郁芬分牀睡了，那一夜他輾轉反側，那裏能睡得着呢！？

開拔的消息是一天天近了，事情已到了不能不求解決的時候了，超好容易找了旁的話去說動郁芬的心，說此去對於二人的前途實在是有無限的希望時，軍隊如能安抵C省的話，那他的地位，一定能夠增高許多。他勸她要忍耐着暫時的離別，甜蜜的生活正在後面呢！

郁芬經了他這一番說話之後，心上就動了，她認為只要能夠增高地位及名譽的時候，就說冒了一些危險也是值得的，於是，她竟答應他走了！

但是，郁芬同超約定，軍隊開拔前進如有危險的時候，他是隨即就要回來的；再如果郁芬需要他回來的時候，他也必定要回來，以免二人的掛念。這許多，超一一的答應了。

最後，郁芬要叫超說出一個寄信的地方，因為行軍無定，寄信是很困難的，超想了半向，才想到在N城有一個好朋友可以托他轉交，而N城又是這次軍隊的必經之處。

這許多舒齊了，郁芬才放心他走。

這一天，是第三團實行全體開拔的日子，也是他們倆離別的一天了。

晨風拂着湖面，高高的天襯着蔚藍的水，週遭是瀰漫着一種落寞的秋的情調。一隻輪船停在湖邊，船上撐着二面大旗，迎風招展着，好像在張着血紅的大口迎接着這一班革命的青年載向光明的地方去。

郁芬看見自己的愛人穿着這樣雄偉的軍裝，襯着他那端正的相貌，心上也覺得十分快樂，但一想到即刻就要離別，又不覺凄然。

輪船上已鳴了第二次的聲音了，超也不得不走上船去。臨別的時候，他尚緊緊的握住了郁芬的

手：

“別了，我的愛，我們不用傷心，他日我必帶得光榮歸來以報妹妹也！”話尚未說完，淚已涔涔的落下了。

“但願你這樣，哥哥，……”郁芬那時已嗚咽得不成聲了。

“我一定不辜負你的願望……”

“……”

送別的人揚着手巾，輪船慢慢的起碇了。

他們就在這樣惆悵的情意中分別。

五

一天的輪船生活，已拿超送到日地了，早上給汽笛的鳴聲喊醒，超連忙在艙裏爬起來，只見白霧霧的曉色迷漫住了整個的湖面，湖面上隱隱地蕩漾着一絲漣漪，秋日的晨風吹拂着，頗感到一絲涼意。少頃，東方的旭日升起來了，一輪金黃色的

日光照在湖面上，湖中就反映出五彩的波紋來，這美麗的秋日的早晨呵！這樣富有優美情趣的湖面呀！

超吸收着早晨的新鮮空氣，精神上覺得十分暢快。

又是幾天的火車生活，已拿他們送到 Y 地了，過了 Y 地後，一直就是山路，而且是要步行的了，軍隊到了此地，難關就來了，況且前面聽說還有敵人呢；然而革命的青年怕什麼呢？他們有的是鐵，有的是血呀！

所以他們一些也不懼怕，一些也不退縮，只憑着勇氣向前進，超也益發感到革命事業的神聖偉大，他擠在這許多活潑的青年中間，精神上異常的興奮。

他們在行軍的時候，一路上還唱着歌，有時唱着馬賽曲，有時唱着伏爾加船夫曲，有時唱着少年先鋒歌，他們的情緒真是怎樣的激動着呵！前面有

一個光明的憧憬在引導着，他們只向着這個目標走去。

走山路他們並不覺得困疲，雖然肉體上也許乏力些，但精神上益發煥發了。那富有詩趣的秋的情調，那深黃色的山峯，他們儘量儘量的在欣賞着；有時遇到休息的時候，他們也到山上去行獵，回來時往往帶了許多動物，於是他們就實行在旁邊Picnic起來，因為他們這一團不像軍閥的兵士般的沒有知識，所以他們行軍起來是很富有生趣的。

那麼這樣的行軍起來應當各人都沒有煩惱了吧？但是，只有超，“我們的仙子”，他却生活在兩個不同世界的意態中。我們不能拿一個簡單的名字來包括他的情緒。他在團中是的確很快樂的，尤其同這許多青年的革命軍人在一塊，雖然行軍是很辛苦的，但一路上也可欣賞着大自然，而且他們的行軍也不是沒有目的的，前面有一個光明的憧憬在引導着，他們多走一步，就同這個光明的前途益

發接近一步，超在這樣的情緒中是不應當起什麼煩惱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呢？他的內心生活是怎樣的矛盾的衝突着的呵！他在這十多天的行軍期內，差不多沒有一天不想起他的郁芬來的，他一想到郁芬。他的心上就變成無可奈何的情緒了。在軍隊裏雖感覺到興奮，但一想到郁芬時，這個興奮便變成苦悶了。他想念她，想會她，有時神經也簡直有些反常了。雖然他有鐵一般的意志，但他怎能克服得住火一般熾盛的情緒呢？！

郁芬的幻像每天在他的腦中盤旋着，少女的活躍的影子無時無刻不在他的心中跳盪！

他想到平時在一塊的時候，是不容易感到真實的濃厚的樂趣的，直到離別之後，回味着舊時的情形，才覺得可寶貴而足以驕矜的了。超現時就是感到這種情緒。

有時，他又怨恨自己那時如何會怎樣的忍心，竟別了同居不久的愛人而獨自出來遠征；有時，他

又嚴厲的苛斥自己，怪自己不應當爲了戀愛而拋離革命，爲了自己的前途，爲了革命的前途，自己這次出來的行動是絕對的正確的。他的嚴正的理智雖然企圖要拿他自己動搖的心理克服，但是他的情緒却仍舊是十分矛盾，他總是在想念着郁芬，他更體驗到離別後郁芬的心境的變遷，他想郁芬是一定也沉在苦悶的深淵裏了，況且她在故鄉有誰去安慰她呢？有什麼可以引起她的興奮呢？她又是一個神經質的女子，雖一時放自己出來，但久後是一定要後悔的，而這一次的遠別，又不知幾時才能重相會，這樣一個悠長的時間，如何能叫她忍耐過去呢？！

他本想每天在路上寫一封信給她，安慰她的相思的苦悶，但又恐怕反而觸動了她的悲感，所以就忍心不復她，他只每天記着日記，將自己的全部的心情抒寫在在日記上。

這一天，軍隊過 L 山時，他的日記上是這樣寫

着的：

“軍隊已過 L 山了，一天的疲勞又可在此地少作休息了。

從行軍以來，連今天已是第十五天了！我的身體本來是不大強健的，而這次竟能隨軍出發，爬山越嶺，在途中沒有生病，也算大幸了。這大致是我的精神上十分暢快和興奮之故，所以雖然肉體上稍稍吃苦，也不會影響到我的生理上面去。

軍隊生活，的確是我第一次嚐到，我真不料會這樣的感到興趣，這又不得不感謝我的郁芬了，是她鼓勵我到政治部去的，不然我本來沒有這種心理，我真要感謝她的好意呀！

唉，一想到郁芬，我的心又在怦怦的跳了；我爲何要放了她一個人出來呢？我爲何不繼續着同她度着同居生活呢？！呵！呵！我真是太忍心了，我真是太忍心了嘍！

但我一想到革命的前途，和自己的途，我是不

得不出來的，我能被棄於革命麼？我這一次如果不出來，不明明就是被棄於革命麼？人家一定要說我是畏縮，是退避，我又如何再能去辯白我自己呢？況且，在平時我不是總和人家辯論着革命和戀愛的關係的問題麼？我是承認革命同戀愛是不相衝突的，如果這一次我不出來，不是我的理論完全失敗了麼？我能夠坐看自己做一個時代的落伍者麼？這是萬萬不能的！我是決不肯幹的，況且，革命的成敗也在此一舉了，軍隊如果不能回到C城的話，那革命也就完結了，我能不拚着命向前去麼？呵！光明在前呀！……”

寫到這裏，心上突然興奮起來，隨即就跑出去，在野外散了一回步，他浸在暮色蒼茫的秋色中。

回來時，他的情緒忽而又有些變化了，他就繼續了這天的日記寫下去：

“天高氣爽的秋天，的確使我的心靈上感到十

分的舒適，但是這落寞的秋之顏色，又不能不使我生出一種悲懷的情緒來。我立在這荒涼的郊野中，默看着一搦夕陽照在這深黃色的莊嚴的山上，山上就幻出了種種的奇景，我在這時，却不得不令我又想起郁芬來了。我這時假如能同郁芬一同在賞玩着這種山景的時候，那又是怎樣的一種歡樂的情緒了呀！

我的心總是這樣容易感傷的呀！這蒼黃色的樹葉，輕輕牽動着我的愁絲的時候，妹妹，我的郁芬妹妹，這時我正需要吻着你呵！我要擁抱你，妹妹，我要吻遍你的全身。

這樣的時時刻刻理智和感情作着不可調和的衝突，我是怎樣的痛苦呀！唉，人生難道就永遠沈淪在痛苦的淵海裏麼？人生難道永遠要這樣的衝突着不能調和的麼？內心的苦悶到底有誰能解除得了呢！

....., 22

他本想再寫入去，忽然緊急集合隊的號聲吹起了，他知道有了什麼要緊的事情了，或是今夜又要趕走夜程了，於是就急忙拿日記簿放好，匆匆地出去了。

六

行軍以來已經有二十多天了，這天已經到了風景秀美的 M 山。離開 C 城也不遠了，許多弟兄們當然是很快樂欣喜的。

超在這時就接到了郁芬的來信，他連讀了幾遍，心上突突的跳動着，週身的血液也在流轉了，這種耐人尋味的少女的情懷呵！

他終於決定回去，他如果不回去，他的心是一刻也不能安定了，他那有心思再隨着軍隊前進呢？雖然他明知離開 C 城已經不遠了，但是，這一刻呵，他登在此地一秒鐘，就好像一年一般的長久，他簡直多留一分鐘也難於忍耐了，他只得拋棄了革命

跑到愛人的懷裏去。

“歸去呵！歸去呵”！他最後就這樣的決定了！他雖然是覺得過不去，放不開這裏，但是這是沒有辦法的，他最後是不得不背着自己的理智去做呵！

同團的許多弟兄都不肯放他走，有些人拿言語來激動他，鼓動着他，並且同他說現在正是千鈞一髮的時候，大家都不應當撒手，應當努力的向前幹去，況且，C城就要到了，革命事業將要告一段落了，在這樣的緊張的局面之下，每一個同志是不應當逃避的呵，更何況有了真切的覺悟的人呢？！

超也何嘗不知道這許多事情呢？他知道唯一的出路是只有革命，革命呵！但是他如何能夠兼顧二者呢？如果隨了軍隊仍舊前進到C城吧，那他的愛人是看不見了，而且要傷懷自己同愛人的心了，而且郁芬是一定要急壞了，而且……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他的心已經完全落在愛人的身上去了。

他終於不聽弟兄們的話，他終於不服從自己

的理智，他中途拋棄了革命走了！

更有什麼說的呢？他那時的心是已爲一種激動的情緒所燃燒着，已爲一種愛慾咬嚼着，M山的風景雖是十分幽美，但在他這時的心緒上却全感不到了呵！

於是“我們的仙子”的稱號也永不會在第三團中聽見了，弟兄們都不認他做同志了，因爲他是一個中途拋棄革命的叛徒。弟兄在背後罵他，說他是完全被一個女子的心克復了。這種意識是絕對不正確的而且是十分危險的。

起那時是絕不顧到這些，他中途拋棄了革命雖然覺得有些痛心，但是他被一個愛的憧憬在引誘着，所以他不致於消極或幻滅；因爲他遠遠地看見一個少女的白熱的胸膛在投向他的懷中來呀！

走了，這一次回去只有他一個人了，同來時的怎樣的熱鬧情形再也不會在他眼前展開了，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何只是憑着感情的支配呢？！既然要

回去，爲何就要出來呢？他不能解答這許多問題，他的靈魂是怎樣地懦怯呵！

帶了衰落的氣象的深秋只增加了他許多感慨的心懷，來時的那種興奮的心緒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

來的時候是兼程並進的許多人在一塊，倒也不覺得十分疲勞，現在一個人回去可兩樣了，路上又無伴侶，所以走了一些路，便覺得困疲不堪，甚至一天走不滿三四十里路。

心上想念着郁芬，脚下又走不快，真是使他怎樣地焦灼啊！

好容易費了一個月的時間，才走到了故鄉。故鄉，他又到了故鄉了，他是怎樣地欣喜和快樂呀！

故鄉一切都沒有變化，但革命空氣是比以前沈悶得多了，再不看見一隊隊的羣衆在街上遊行，也不再聽見昔日像浪潮的一般的高漲的情緒了！許多團體和機關裏也都換了人，現在情形是大變

了！

他雖然覺得空氣有些沈悶，但是他有一個跳動的郁芬呵！他想到這裏，一切煩悶都消去了。

下了輪船，就急忙地奔回家來，他理想中是郁芬一定等得十分心焦了，這時看見了他回來了，心上不知要怎樣的喜歡呢。她一定要像一隻小燕子般的撲到他的懷中來了，於是他就可吻着她，兩人互相擁抱起來。

但是他夢想也想不到的出於他的意想之外的，當他到家時，門上竟鎖着一具大鎖，一個人也沒有了，這不能不使他驚奇駭怪得絕叫起來了。後來幸而他的鄰居聽見他回來了，便出來招呼他，並且拿出鑰匙給他開了鎖，讓他進去。於是鄰居再重復講給他聽，原來郁芬已於兩星期前搬出去了。將家裏的鑰匙交給鄰居，說如果超回來時候，就交給他好了。鄰居並且告訴他現在聽說郁芬已和一個什麼軍官結婚了。

超靜靜地聽鄰人說完了，好像完全沈浸在夢裏一般，知覺也失去了，他立在那裏不動了，還是鄰人看見了他那種樣子，知道他的情感有些反常了，便推了他一推：“喂，宋先生，事已如此也不必煩惱了，請到我們家裏來喝一杯茶休息休息吧！”

他像夢遊病似的，這時經了鄰人的一推，才拿自己的直覺推醒過來，於是謝了謝鄰人一逕走到自己家裏去了！

家裏已經有二星期沒有人居住，四處都是塵污，他眼看了這種情形，一陣心酸，心中比絞割也難過，他的眼淚反而流不出了。

走到房裏，忽然發現了一封玫瑰色的信，他心上又是一陣心酸，“這不是我和郁芬在戀愛時期常用的信封麼？”

他勉強地拿這封信拆開來看，信面上是寫着“留呈宋超同志親閱”。

信裏是這樣寫着的：

“宋超同志：

我們還是恢復了同志的稱呼吧！

在你未看這信之前，我先要求你一個條件，就是不要傷心！我覺得這是用不着的，而且也是犯不着的，一切都是自然生長自然進化的，也不用悲傷和怨憤。

自從你走後，我整日整夜在孤獨中，這一個房間就像一座寂寞的深宮一樣緊鎖着我！從你走後，我一直就沒有得到過你一封信，從此對於你的臆測就有了不少不同的流言；有的說你在軍隊裏已經陣亡了，有的說第三團是靠不住了，有的說這一團的士兵是全軍覆沒了，種種的流言，種種的不祥的消息吹拂到我腦裏來，我差不多是天天以淚洗面的了。

你走了一星期後，我就發了一封信給你，教你無論如何立即回來吧！什麼什麼的位置也不要想了，反正回來後我們總可想法的，但是信去了一

月非特連你的影子也沒有，便連一封回信也沒有，這不得不使我疑心到你另有事故了呀！

可巧那時有一個人十分的愛我，我發覺他是的確傾了全生命來愛我的，而且他又是現任的一個團長，我為他的感情所動了，以後，我們就老實不客氣的實行同居了！

宋超同志！請你萬分的原諒我呵！我對你實在沒有一絲一毫的壞心，我們這種自然變化，我以為也用不着傷心！我只希望你安然地平安地歸來。況且你應當更要祝福我倆的幸福呢。我當然也祝福你能夠重新得到一個真心愛你的女子。

這封信如果能夠到你手裏的時候，我已經離開本鄉了，望你不要盼望我，祝你前程遠大。

郁芬留字”

他將這封信看完的時候，他幾乎昏厥了過去，他的全身發着顫抖，他的靈魂上像被人突然射了一箭般的感受着傷痛。少頃，他覺着胸口十分窒

塞，竟吐出了一口鮮血來，他終於昏過去了。

醒來時，他已睡在醫院裏了，這是幾個舊時的朋友們的好意，知道他回來了特地來探望他的，不料他已昏厥過去，連忙就拿他送到醫院裏來。他進院後已經有半天了，經了醫生的許多手術後，才慢慢的醒過來。

現在是一一切都空了，他既被棄于革命，而愛的憧憬也破滅了，他更有什麼的呢？他更有什麼留戀的呢？！他的靈魂是只有沒落的了。

住在醫院裏他一天到晚在拿這個問題探索着，最後他得到一個結論了。

“在這樣的社會裏講戀愛是不可能的！整個的社會問題沒有解決以前，怎樣能去單獨的解決戀愛的問題呢？！”

然而，他總於做了這典型的人物了，他算拿自己試驗了一次，得了這樣的經驗。

一九二九，一，一八夜，脫稿于上海。

後 記

拿這一冊又算編定了，這也可算是我的第三小說集。

不知怎樣的我近來的心情益發變得陰暗了，這幾篇小說裏也不一定有我的影子在內，但我要想寫成這樣的人物却是事實。自己明明知道是不健全的人物爲什麼要寫出來呢？這我以爲也有一些時代背景的，沒有現在的時代，就產生不出這

種種畸形的人物，而我們却因此可看到這許多人物的沒落的過程，這就是我寫作的動機了。

第一篇“殘燼”是沒有什麼說的，是一個青年的對於愛的憧憬的破滅；這雖然是一個平凡的故事，但我自己却感得比別篇來得親切有味，這無非是自己對於這個故事有一些親切的實感罷了。一個青年在初戀時對於異性總是抱着忠實的一致的心緒的，却不料對手方對於自己不忠實，於是悲劇就形成了。像我親自看見一個男性對於一個女性的忠實的表演，却不料那個女性一朝同他離別，竟寫了一封絕交的信給那個男性，固無論那個女性是不是別有所好，而起始同他很好，後來又竟絕他，這種手段似乎太利害了吧？即或是朋友的關係也不應該呵！所以我寫了這篇，希望青年們不要過於迷戀了吧，寶貴的青春，值不得去做一個異性的欺騙的工具的。

“自殺以前”的技巧方面或許是失敗了，我

想要表演這樣的一個女性，但是寫好後看看不十分像，但至少是有一個輪廓的，我以為這種女性在現社會裏已經是不很少了吧？！

“厭煩”是在無聊中寫成的，無聊中寫的東西也許仍舊是無聊的吧？

最後的“沒落的靈魂”是寫革命與戀愛的衝突，而主人公因意志薄弱終竟放棄了革命，想追求他理想中的愛的憧憬，但結果也是破滅了！最後，他才覺到在現實社會中是講不到什麼愛情的，然而已經遲了，但也未始不能驚醒後來的青年。

這幾篇東西，“殘儘”是在一九二八年的上半年寫的，差不多是一篇試作，每一個作家的處女作大多不會十分好的，我當然也不會例外。其餘諸篇，除“沒落的靈魂”外，全是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寫的，而“沒落的靈魂”一篇是剛剛脫稿的。

天氣已經是殘冬了，我在寫這篇“後記”的

時候窗外正在下着蕭蕭的冬雨，我的心上像受了一種壓迫，呵，我說不下去了，青年們，我們要不‘沒落’下去才好呢！

一九二九，一，八一，深夜記于上海。

一九二九年五月初版

一九三〇年七月再版

2001—3000册

本售價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